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每份售四萬元•

第四卷　第十四期

專論

和平之謎　費孝通

論所謂中國式的代議制度　吳晗

文字改革的實驗　金輪海

英國通信

東歐·西歐與新的戰爭　葉君健

生活與文化

在我們的大海船上　何孝達

觀察通信

南京學生宣布聯防　觀察讀者投寄

四川的防務　觀察讀者投寄

四川省委的分析　觀察特約記者

文藝

詩家妙處　徐中玉

觀察文摘

告知識份子　張東蓀

讀者投書——致半價定戶／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的抗議／讀「向全國的父母們哭訴」後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四十萬元

掛號：五十二萬元

航平：五十七萬元

航掛：七十萬元

郵資漲價•謹請補繳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有售

第一卷下冊有售

第二卷上冊有售

第二卷下冊有售

第三卷上冊有售

第三卷下冊有售

售價：每冊五十萬

郵費：掛號每冊十二萬，航掛每冊十七萬

零售加成數

照定價一萬二千倍算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五千萬元

普通

全面四十五百萬

半面二十五百萬

1/4面一千四百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五千

航退：附郵一萬元

航掛退：附郵二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復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讀者投書

致「半價定戶」

「半價定戶」各位先生：我們為減輕清寒讀者負担所舉辦的「半價定戶」，原定一千名為限，但不到半個月，就已額滿了。現在已超出原定名額，到今天（五月二十五日）止，已達一三一二名，日內可能還有若干自後方遠地的訂閱函件絡續到達。我們舉辦「半價定戶」的目的，本在報答一年半來各地讀者的愛護，雖然我們已在上期本刊宣布「額滿截止」，但已經寄了來的，假如因已額滿而將原款退回，未免使讀者失望，所以也祇好一一接受。不過萬一超過了一千五百名的話，那末後來的也祇好退還，（或改定普通本）因為我們的「半價本」祇印了一千五百份，眞的超過了一千五百名的話，也就沒有法子了，務請原諒。

各位「半價定戶」先生，你們現在已經收到兩期了，半價本和普通本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內容，編排，封面套色，裝訂，都是一樣的。就是紙質，雖然不同，但也差不了多少。讀者先生，你們對於我們的服務滿意不滿意？假如是滿意的，自然最好；假如還覺得有什麼不滿意，請你們直接寫信給我們，以求改善。（但因精力有限，請恕不另函復。）

不過有一件事，我們十分担心，即我們是不是能使你們像訂閱普通本那樣的同時收到。這裏面有一個技術上的困難：我們現在每期印四萬一千五百份，其中四萬份是普通本，一千五百份是「半價本」。因為「半價本」的紙質和普通本稍為有點區別，所以在印刷所方面，必須將四萬份印完後，才能印一千五百份的「半價本」。我們不能要求印刷所在印普通本時，中途停印，插印「半價本」；我們應當體諒印刷所，因為體諒印刷所也就是幫助他們提高印刷的效率。所以，這一千五百份的「半價本」勢須在最後付印，換言之，也要在最後送到本社。因之，本社對於普通本，例於星期四晚上封捲，星期五上午付郵，而半價本則須至星期五下午封捲，並儘可能的在星期五下午付郵。以上海為例，通常定戶都在星期六上午收到，但「半價本」是否能在星期六上午收到，或者必須到星期六下午才能收到，我們就沒有把握了。這是一個事實上的困難，我們現在把這個困難，告訴「半價定戶」，萬一「半價定戶」必須收到稍遲，祇好請各位先生原諒。（編者）

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的抗議

由「觀察」第四卷第十期所載北平四大學九十教授函，及「第二個鬧一多事件萬萬製造不得」一文：依據中央社的報道，正當南京國大選舉大總統的那一天——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鑄人氏在總理紀念週中，肆言「忠告」出席學生集會的三位教授，語多諷譏；並以「萬一五十萬人中出了一個激烈份子，其結果是演一幕害已害人害國家的慘劇」等恫疑虛喝之詞為威脅，令人就心「鬧一多事件的重演」。據說所指三位教授，有本會理事袁翰青先生在內。

高唱還政於民的現在黨政當局，竟在我國文化舊都的北平，不准「假藉民主集會結社言論自由等等名詞」，公然對於忠貞純正的科學工作者，加以無理諷譏，威脅其安全，意圖挑撥感情和轉嫁責任，這是對於民主的一大諷刺。

民主自由人民的固有權利，是三民主義的精髓，不必「假藉」而後得之。國家鬧到這樣地步，決不是人民應負其咎的。恰恰相反，如果要用三民主義救國，首先就得尊重人民的權利與自由，這是家喻戶曉的鐵則。不料一部份負責黨務者，還是一意蔑視人權，仍然使用挑撥、恫嚇、迫害、轉嫁等手法，徒令每一個中國人民都感到痛心疾首。

科學家的責任與權利，除了一般人民所有的以外，還有其特殊性。其理由並不由於他們獲得最多量的科學知識而具有什麼優越感，却是因為科學對於社會國家以及世界文明的任務，必須通過科學工作者的充分自由與安全而達成。今天，昌言科學建國的今天，執政黨的負責人竟然仍以虛構恫喝之辭，干擾科學家之情智，侵犯其自由，甚至企圖加以迫害，這種無理的態度還由中央社公然報道於大衆，這不僅與憲政背道而馳，且勢將大有害於我國科學文化的前途，實屬一種極不明智之舉。

本會以保障科學工作者的權益為職志，特此提出鄭重抗議。

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

讀「向全國的父母們哭訴」(一)

編者先生：讀了觀察四卷十二期中學生吳國鈞的「向全國的父母們哭訴」一文後，心中大受感動。從該文中，我們可以看出目前創將畢業或已畢業的中學生其所以中心惶惶，而感覺「悲恨與憤怒」的主要原因，乃是因為恐懼叩不進大學之門。我是大學的二年級學生，僥倖已叩進了大學之門。回顧過去，瞻望未來，又何嘗不感覺「悲恨與憤怒」？憤怒的是過去的心血全白花了，悲恨的是前途依然渺茫。在中學時代，我曾經嘔盡心血，驟取了學校的最高成績。同學投給我欣羨的眼光，我亦曾經一時以此自誇，因為校長曾在紀念週上當衆以我的名字作為鼓勵同學讀書的目標，說讀書應該學某人云云。我現在回想起來，只有慚愧。六年的時間，我得到了些什麼？坦率地說，簡直對我現在學習的部門（法學院）是一無用處的。六年的教育，除了作為大學的敲門磚以外，一點意義也沒有。大學，這在未進大學門的中學生看來，是一個多麼誘惑的名字。然而，二年來的經驗，告訴我的是希望的幻滅，理想的破碎。我看見了許多大學畢業的同學，他們仍然感覺徬徨與苦悶。造成他們徬徨與苦悶的因素是「畢業即失業」這個慘痛的事實。即使不會失業，也是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理科的去從政，工科的去教書，法科的吃閉門羹。這難道就是大學教育的出路？假使說大學教育是為了我們衰落的文化而點綴，那自然無話可說。假使說是為了國家的建設而製造人才，那便是一種自欺欺人，窮極無聊的自慰。我不必為這句話找證據，只要問一問：大學生的出路在那裏？

倘使大學仍然沒有出路，那末，又何必為了叩不進大學之門而憂心忡忡，惶恐戰慄，甚至「落試自殺」？親愛的中學生們，大學並非一塊萬靈膏，更非所謂理想的樂園。犯不着為這僥想而睡眠不安！你們叩不進大學之門而「悲恨與憤怒」，我們進了大學的門的何嘗可以「心安理得」而「安閒自樂」？我們比你們多耗費了幾年的時光，然而排在我們眼前的還不是同樣的飄渺與茫幻？

這是整個教育制度的破產。要挽救這種危機，只有希望我們全國的同學共同起來推翻目下整個腐敗的教育制度。因為目前這種教育制度一日不死，我們的「悲恨與憤怒」也一日不止。你說是不是？

黎侯　五月十六日　廈門

讀「向全國的父母們哭訴」(二)

編者先生：讀到貴刊四卷十二期「向全國的父母們哭訴」一文，筆者想表示一點意見，作為一部分從（下接第十四頁）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四卷第十四期

三十七年五月廿九日

本期作者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吳　晗：清華大學教授

金輪海：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國教實驗區主任

葉君健：

何孝達：清華大學學生

徐中玉：前山東大學教授

「和平之謎」

費孝通

第一回合

五月十一日莫斯科公布的美蘇換文，在這被戰爭陰影所籠罩的世界上，投下了一個「和平之謎」。這換文本身透露了美蘇有意協商的初步消息。美駐蘇大使史密斯將軍在五月四日給蘇外長莫洛托夫先生的信上說：「就美國而言，爲解決兩國間的異見而進行討論的大門是經常敞開着的。」莫氏覆函中說：「對於美國政府想改善兩國關係的願望，蘇聯政府採取積極的態度，並對以此次聯繫作爲開始，就解決現存於吾人之間的異見而進行討論的建議表示同意。」單就這幾段話來說，和平的種子已經入土。

但是發表這文件的事實却又丟上一個黑影。蘇聯把這文件發表，並沒有得到美方同意的。史密斯在獲悉這文件被蘇方發表後即匆匆離蘇（雖說早已決定有此假期），到達柏林時說：「余與莫洛托夫之一切交涉，乃完全機密者，莫斯科當局發表此等照會，頗出余意表。」華盛頓在十一日的反應是把「進行討論」一事輕輕抹去，側重史密斯信件中的另一部分，那就是：一，美國的大選，或是可能的不景氣，並不會改變美國「一貫」的外交政策。二，蘇聯應當停止在別國「使少數黨的共產黨人所掌握及建立受外國影響的政權的企圖實現」，換句話說，停止國際性的共黨宣傳和製造類似捷克的政變。爲了要強調這種繼續冷戰的姿態，華盛頓發表了史密斯在五月九日給莫洛托夫的第二封信。同時杜魯門發表聲明：「史密斯大使之聲明並非代表美國政策有新的轉變。」

更明顯的答覆是由馬歇爾在十二日發表的：「美國對於其他政府事務，無意舉行由美蘇兩國進行之談判，此等討論必須經由適當之國際機構辦理之。」他更酸溜溜的說：「在通常情形下，一國大使與一國外長所舉行之談話，在參加者雙方同意之前，照例不能加以公佈，」但是轉口說：「美國不願爲程序問題而喋喋不休，而將繼續此類商談，一如已往，甘冒此種商談可能被公開加以宣佈的意外。」

第一回合本可以至此中止，但是還有一段餘韻：十四日中央社華盛頓電，「此間今日盛傳美駐蘇大使史密斯已在返華盛頓途中。史氏將於十日內辭去其在莫斯科之職務。」如果中央社消息可信，史密斯做下了一件美國外交上不愉快的事，華盛頓將以他的去職，把這件事勾消了。

第二回合

五月十二日，美國第三黨總統候選人華萊士在廣大聽衆前宣讀他給史大林的公開信。他說：「美蘇兩國間並無不可以和平方法解決的誤解。」他於是提出對蘇和平相處的基礎：普遍裁軍。宣佈使用原子武器爲非法，禁止一切武器出口，恢復無限制的貿易自由，交換公民學生和新聞記者，恢復聯總機構以代替美國援助西歐的歐洲合作局。他更要求立即訂立德日和約，結束戰爭的餘緒，撤退一切佔領軍，美蘇各自宣布對其他任何國家無覬覦領土的野心。

自從和司徒森談話中發表過美蘇共存論後，沒有對國際局面公開發表過意見的史大林，突然停止緘默，五月十八日對華萊士的公開信發表了一篇公開的談話。他說：華萊士的信是「近期中最重要的政治文件，」因爲這是一個具體的計畫。他說：「對華萊士先生的計畫同意或不同意均屬可能，但有一件事却無論如何是毫無疑問的，沒有一個以和平合作爲懷的政治家能夠忽略了這樣的計畫，因爲它反映了要求鞏固和平的人們的希望與努力，因此也就無疑的會獲到千百萬老百姓的擁護和支持。」

第二回合，當我寫這篇短論時，還剛是個開始，怎樣結束我們還不知道。但是國務院在第二回合中已處於第三者地位

，十八日却發表了一個聲明認爲：各項問題牽涉許多其他國家，必須經聯合國或其他機構中去獲得解決，但是根據過去經驗，並沒有達成協議。意思是並沒有解決問題的希望。

幾個問題

以上是一個事實的索引。在這裏，許多如墮五里霧中的報紙讀者不免會發生下列的問題：

一．爲什麼唱了一年多反蘇，把戰爭空氣已經搞得這樣濃的氣氛中，美國駐蘇大使會發出五月四日那一封信的呢？美國眞心想和蘇聯談判麼？

二．爲什麼蘇聯接到了五月九日史密斯第二封信之後，突然不得美方同意把第一封信和莫洛托夫的覆信發表呢？

三．杜馬的聲明是否指「前信作廢？」還是認眞想在聯合國機構裏重作努力？

四．如果史大林要和平，爲什麼把美蘇換文突然發表？如果他不要和平又爲什麼對華萊士的公開信認眞答覆？

五．美蘇這一陣外交戰增加了和平的希望還是減低了和平的希望？

反蘇是個手段

國際的變化在沒有充分材料的人是够不上作預測的。但是從大處着眼多少可以看出一點趨勢來。從大處着眼的意思是從國際局面的背境裏去求瞭解。我在這裏不過想提出一點個人的看法，以作讀者的參考罷了。

在任何一個局面裏，各種相反的勢力總是存在的；以和戰的基本問題上說，世界局面有人是想和平的，也有人想戰爭的。願和或願戰是根據每個人的利益作決定的。利益還須根據環境，環境有了變動，願戰的也可以變爲願和，願和的也可以變爲願戰。我們如果要問美國政府是否眞的想改變政策，也就得問他們的利益，和維持這種利益的環境有沒有改變？

以過去的戰後幾年說，美國的老百姓對於再來一次戰爭是沒有興趣的。他們關心的是實際生活，物價不要漲，有情人多成眷屬。但是美國的經濟制度並不能答覆這要求。華爾街的大老闆要維持他們企業的高度利益，寧願輸出資本，開拓國外市場，而不願維持物價，提高工資。這個算盤却又不能如意打出，因爲國外市場已因戰爭的破壞不易開拓。以英國說，如果沒有別的辦法獲得美匯，至明年年初全部存金即將告罄。那時就得完全依靠對美輸出來支付向美的輸入，美國在英的市場將十分緊縮。其他國家的情形也差不多。美國在明年如果無法繼續將生產總量的十分之一運到海外去，國內的生產勢將緊縮，這樣就會增加失業，促成不景氣，對華爾街大老闆是一個大打擊。美國戰後經濟面臨一個選擇：在經濟制度上求改變以謀適應孤島繁榮的新局面呢？還是維持原有經濟制度而去開拓國外市場呢？他們選擇了後面半句。

前年年底，英國經濟的病態畢露了，先是煤荒，接着是金元荒，一步一步逼着想在國外開拓市場的美國大老闆們採取新的步驟。就在這時候，杜魯門主義出現了。杜魯門援希土的政策是發生在英國宣布無力維持海外占領責任之後。美國華爾街大老闆們看正了這機會；以軍事援歐的方式維持輸出。到去年此時，歐洲經濟的式微已到了無法掩飾的地步，於是發生了馬歇爾計劃。儘管馬歇爾否認自私的動機，但是美國不向歐洲貸款，歐洲的市場即將無力接受美貨的事實是無從否認的。

向歐洲貸款來買美貨，或是由美國政府買了貨物送給歐洲，這筆錢還得向美國老百姓要。老百姓出錢維持美貨市場讓華爾街大老闆掙錢，這個算盤拆穿了會打不出來的。美國老百姓在代議制中還有着左右政府的力量。要他們情情願願拿錢出來，還得騙一騙，虎一虎。於是打出了反蘇的大旗。除了老百姓覺得不破費幾個錢北極的大熊會鑽出來吃人時，他們的錢袋沒有這樣容易打得開。這一點有個借錢經驗的邱吉爾心裏最明白。他的富爾頓演說給杜魯門開了一扇門。接着美國想向歐貸款的和歐洲想借這筆錢的就不斷的走反蘇路線了。

美國固然有不少眞想反蘇的人，但是說馬歇爾主持下的國務院眞是把反蘇看成一個神聖責任，却是過分的。如果我們認爲美國政治是被華爾街大老闆們所支配的，大老闆們的神聖責任是掙錢，不是反這個反那個。在美國對華政策上也可以意味到反蘇也者不過是個幌子，主要的目的是借反蘇手段去把執歐洲經濟，開拓美貨市場。

在策略上，反蘇手段運用得很妙。馬歇爾計劃在國會裏就擱了一陣，保不住還有問題時，還會有個「捷克事件」來催生，使想用美國老百姓的錢爲自己開拓市場的人，以及歐洲那些饑不擇食的政府，皆大歡喜，功德圓滿。反蘇反得十分熱鬧，馬歇爾計劃居然因此沒有阻礙的通過了。

從「戰爭」到「和平」

美國老百姓的錢在馬歇爾計劃的名義下替華爾街大老闆買下了開發歐洲經濟的特權。這筆生意眞上算，三年裏保證了大老闆們有一百多億的生意可做，而且還有個西歐好大資源可以由他們來經營獨占。正在得意的時候，却看到了一個可以使他的好夢驚醒的，那就是北極的大熊。這大熊不但盤踞了半個歐洲，而且似乎還有一種魔力還鼓動歐洲的人民起來反抗大老闆們的剝削計劃。魯爾的罷工他們已領教過，義大利的選舉他們也認識了這魔力之强。如果他們想安安穩穩的「開發」或「復興」西歐，這個反對力量總得對付一下。

第一個想法是槍斃大熊，即使斃不了也得打傷它，或是趕走它。於是主戰派出頭的了。「趁着原子彈還可以由單方使用時，揍死這混蛋。」或向這大熊開火，總得勾它出來，而且要戰爭又得驚動老百姓。華爾街大老闆們不會自己開了飛機到莫斯科去丟他幾個原子彈。要老百姓上前線，得有個名目。如果一時仗既打不起來，（怪討厭的大熊，守在窠裏，偏不出來惹人！）在軍事上的

佈置却煞費腦筋。

五月一日英國的「政治家周刊」有一篇社論稱作 Strategic Fantasy「戰略幻想曲」。如果美蘇必要打仗，祇有兩個策略，一個是以海空爲主力的消耗戰。美國固然可以占便宜，但是戰事初期就得放棄歐陸，等蘇聯實力消耗到差不多時再從西班牙登陸反攻；一個是緊守鐵幕，一開始就展開大陸防禦戰。在英國立場第一個戰略是必須反對的，因爲做戰場的國家沒有勝利可說，沒有勝利的戰爭是沒有意義的。第二個戰略却有八百英哩的防線，經常要六十師（其中十師是裝甲部隊）駐守，包括服務人員，須有二百萬大兵。這個數目的軍隊在平時既難徵集，而且供養將超過歐洲國家的能力，使全部復興計畫失其意義。所以據這社論說，認眞要以戰爭對付蘇聯不免是個幻想。

我提到這篇社論還有一個用意，就是想說明整天高唱戰爭的人其實還是裝腔的，另有目的，因爲在戰略上還沒有一個具體可行的計畫。同時我也想藉此指出英國的輿論已在反襯一種和平運動了。這種運動和史密斯的信件有異曲同工之妙。什麼性質的和平運動呢？簡單說是劃界運動。劃定了勢力範圍，第一步是「互不侵犯」，第二步是「通商互惠」。

爲什麼會走上這條路呢？依我以上的說法，現在馬歇爾計畫既已通過，除了認眞槍斃大熊，反蘇沒有了意義。現在的目的是安定西歐，準備掙錢。反蘇並不能安定西歐，所以何必反蘇呢？眞的展開戰爭，歐洲國家爲了自身生存不會願意作戰場，美國老百姓也未必肯不見敵人先送死的。所以留着的一條路是和蘇聯講個互不侵犯的條件了。

從這個看法裏去讀史密斯的信，大可領悟其中奧妙了。

克里姆宮所指望的兩顆星

克里姆宮裏的人物需要和平，我想是事實，但是却另有一套打算。劃界固然可以維持一下武裝和平，但是界西資源豐富，界東是個工業落後的農場。在建設競賽裏，東邊趕不上西邊。如果老是和平下去，東邊生活苦的會動搖，走入西邊懷裏去；如果最後還是一戰，一個復興了的西歐又可以是一個戰前的德國。劃界之說聽不進去。要和平就得徹底和平，不能徹底和平就不妨拖。在拖的局面裏，吃得起苦的人比吃不起苦的更拖得起。

徹底和平有沒有希望呢？克里姆宮裏望着兩顆星，一顆星是大選，一顆星是不景氣。我們翻出史密斯的信來重讀一遍，就可以看到美國人眼中的蘇聯之「迷」了。他劈頭就想點破此「迷」。他說：「國內政治的考慮，例如即將到來的大選，對此項政策已毫無影響。對於認爲一個逐漸臨近的經濟危機不久便將使美國改變其自身政策的宣傳，應該知道的是經濟危機不管怎樣都不會觸到美國的工業實力，也不會碰到以美國外交政策作基礎的基本結構。」史密斯可以這樣說，但是事實上是否會和他說的一樣却另外是一回事。

美國大選如果祇是民主和共和兩黨的競爭，史密斯的話是可能正確的。可惜還有一個華萊士，偏偏天天高唱改變美國外交政策。不但如此，而且在史密斯的信件發表的翌日，把全盤具體的政策都攤出來了。如果華萊士選舉勝利（誰能在事前預言他必然失敗），美國政策絕不會「毫無影響。」

華萊士失敗的可能永遠存在的，但是一個無法復興的歐洲會是不能消納美國剩餘的生產，不景氣的可能也永遠存在。不景氣之後的美國工業實力固然祇是停頓，不是消滅，但是對政治的反應將是什麼，史密斯沒有說。

克里姆宮所指望的兩顆星並沒有給史密斯遮住。不但沒有遮住，反而更發光了。史大林對這次美國大選開始公開的關心了。他給華萊士的答覆中並沒有說出半個有意左右美國大選的字，但是誰也看得明白，這一篇話等於是向美國人民說：「我是願意和華萊士講和平的。要和平的人投華萊士一票。」如果我們認爲美國老百姓是不願戰爭的，這一句話不可能不發生作用。

本來杜魯門訓令史密斯去進行密談也並不是沒有考慮到大選的問題，離大選日子愈近，一切政治上的行動都不可能不牽連到大選的。杜魯門也許已看到華萊士利用人民需要和平的心理已經聲勢奪人，所以想在莫斯科借一張和平王牌向華萊士壓去，使他啞口無言。誰知王牌沒有借得，反而給政敵收了這張王牌在手上。弄巧反成拙，杜魯門的手法太不高明。

牌是還要打下去的，下一張是什麼牌，恕我不作預測了。我的感想是兩個對手的手法高下太差，杜魯門靠的是輸得起，看美國還有多少賭本，這樣一場一場的輸下去，終要出場的。要和平大概還要等到年底才看得出顏色。

五月二十日於清華勝因院

論所謂「中國式的代議制度」

吳晗

最近，何永佶先生在「觀察」四卷十一期上發表「論中國式的代議制度」一文，指出從隋代以來的考試制度，便是中國式的代議制度，考試制度除了考試官吏以外，還有更重要的作用，「殆即政治上的代議 Representation 作用」。因爲科舉出身的人，不一定做官，做地方的紳士領袖與代言人，地方的疾苦由紳士去見縣知事，由縣知事上達給「吏部大員」舉台，再由舉台達給皇帝，這是民情上達的一條路。爲什麼紳士可以把民情達給縣知事呢？因爲說不定

縣知事就是他的同年的緣故。

另一個作用是朝廷的臣子都是從科舉出身的，皇帝有什麼大事，即下「廷議」。朝廷馬上變成一個議會，朝臣既然由科舉制度來自各方，則各方的意見和願望都可在這「中國式的議會」內得個發洩。

結論是這個制度「不但製出來行政的官吏，且選出來議政的官吏，不但選出行政院的人，且揀出立法院的人，其爲一代議制度蓋在此。」考試制度是一部不化公家多少錢而能多多少少達到代議目的之一部機器。

何先生說這制度不但是中國人不懂，連歐美人也不懂我們固有的法子。我有幸爲中國人，不幸對何先生所談的問題也稍爲懂一點，過去也會有機會研究和講授這個問題。可惜我的看法和何先生的看法完全不一樣，我的結論是科舉制度是封建專制獨裁君主用以選拔官僚，奴役運用士大夫的一種制度，和代議制度，絕不相干。民情也絕不能由經由何先生的方式上達給皇帝，各方的意見和願望也絕不能在這「中國式的議會」內得個發洩。

爲了避免引經據典式的考證，在這篇短文裏也應用何先生的文體，只作概括式的敘述，以就教於何先生和讀者。　五月十七日於滿華園

一、「皇糧」並不「少」

歷史上皇家政權的維持費用，最主要的是地租，一類是依據土地的面積交納實物的，穀類布類絲織物類等等，是爲實物地租，一類是依據人口的數量和服役年齡來徵發勞力的，如服義務勞役和兵役，是爲勞力地租。這兩類負担主要出自農民身上，概括一點說，全部是農民的負担也不爲過。

以外是商稅，一類無稅之名而有稅之實，如鹽鐵茶香料之類民生必用物資，往往由政府直接管制或經營，獲有極大的利潤，寓徵稅於「國」營。一類是對普通商品所課的通過稅和營業稅。這兩類的皇家收入，也間接由農民負担。

再有的是數不盡的苛捐雜稅，如有名的間架稅、除陌稅、以至嫁裝有稅，過河有稅，買雞有稅，甚至有一位軍閥調了差，老百姓說一句私下話：「如今拔去眼中釘了！」差沒調成，這軍閥一回來就徵「拔釘稅」。另一軍閥情形差不多，當離任時，地方父老不敢說話，老年人摸摸鬍子，會心微笑。不料這也得了罪，回任後徵收「撚鬚錢」。

皇家徵收的實物地租和勞力地租、商稅、以至無奇不有的苛稅，何先生統名之爲皇糧。就算是皇糧吧，據我看來，並不那麼少，古代的老百姓也並不那麼爽快，「給了就算」！有板子，有監獄在威脅着，他敢不給嗎？

隨便舉例子吧，以實物地租而論，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公元一三九一）的歲入是：

官民田地　三百八十七萬四千七百四十六頃七十三畝
米麥豆粟　三千二百二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三石
紬絹布　六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四
絲綿水銀諸物　三百六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斤
鈔　四百〇五萬二千七百六十四錠（錠五十貫）
白金　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
鹽　一百十五萬五千六百引

這一年的人口數字，計戶一千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五，口五千六百七十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一。這數字要減去一部分衛所官軍和家屬約一千萬人。餘下的官戶和儒戶數量雖不大，負担能力却最大，這類人佔有全國最多數最好的土地，可是享有免役免賦以至逃避交納地租的特權，把負担分架在平民身上。有錢有力的人自成一幫，不交租，不服役，無錢無力的平民除了自己這一份担子以外，還得替地主鄉紳們挑上另一份。假定依上面的數字作一估計，四千六百萬人口除了半數女的，餘下半數再除開老病和孩子，正在生產年齡的成年人不過只有總數四分之一，大約是一千二百萬人，再假定這一千二百萬人中官僚和貴族地主佔千分之五，佔有全國土地百分之七十，那末，餘下的平民只佔有全國土地百分之三十，全部負担了上面的實物地租，而且，依據當時情形，還得加上官吏的勒索和運輸費用，通常情形，至少是原額的一倍。照此估計，明初的人民負担，平均每一家長每年得出糧六石至十石，其他的負担還不在內，這數目恐怕並不那麼少吧？而且，得注意，這還是明初全盛時代，最最正常的情形呢！

至於勞力地租，更是要人民的命，北宋時代的衙前，被徵的一兩年就非破產不可。人民要逃避這苦役，有父親自縊讓兒子活命的，有祖母改嫁讓孫子得救的。明朝的里役也是一樣，中農之家假如沒有一個孩子進學，一輪到値年，不搞成討飯的也保證破產。

假如這些人地下有知，我相信他們會說，假如有選舉，從自己人中間揀出一些靠得住的人來決定政府從抽稅得來的錢應該怎樣用，用時應該怎樣監督，用後應該怎樣算賬，他們一定贊成。假定這種選舉背面沒有飾棍，不是圈定，不是分配，不止死人，我想，今天活着的人也願意，決不會嫌麻煩，費事。

那末，爲什麼古代的人民不說話，不抗議呢？一句話，不許說話，不許抗議。皇家養着幾百萬軍隊，就爲的對付這些人，史例太多，不必說了。

二、既不「代」也不「議」

首先，要指出何先生引的明初對付學政的故事，所加的解釋是和史實不符合的。這故事的經過情形如此：「洪武三十年（公元一三九七）劉三吾白信蹈等主考會試，榜發泰和宋琮第一，北士無預者。於是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實屬之。帝益怒，信蹈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琮亦遣戍。帝親賜策問，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明史卷一三七劉三吾傳）據明史選舉志：「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自洪武丁丑，考官劉三吾白信蹈

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三月廷試擢陳安爲第一。帝怒所取之偏，命侍講張信等十二人覆閱，郊亦與焉。帝猶怒不已，悉誅信蹈及信郊等，戍三吾於邊。親閱試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復廷試，以韓克忠爲第一，皆北士也。然迄永樂間，未嘗分地而取。」一直到洪熙元年，纔規定會試名額的地方比例，南人取十分之六，北人取十分之四。宣德正統間分爲南北中卷，南百分之五十五，北百分之三十五，中百分之十。照史實來說，何先生說這次考試結果，考上的江蘇浙江人太多，遠過於其所應得的定額，是不大對的。因爲在洪熙元年（公元一四二五）以前，會試根本沒有地方的定額。其次，這次考試所取全部是南人，南人的意義是廣義的，劉三吾是湖南人，也是南人，這次考試並不是如何先生所說的「偏重江浙」。第三何先生說：「可是考試制度，不能偏重某省，偏重就要殺頭的。」如明史所記洪武三十年的考試並不是偏重某省，自信蹈之所以殺頭，也不是因爲偏重某省的緣故。第四洪熙以後，也只大概分出南北中三個區域的取士比例，並沒有嚴格規定某省應取多少名額。

依我的瞭解，明太祖是南人，可是他作的不單是南人的皇帝。劉白等主考根據考卷來定取錄的標準，南人長於文墨，結果，一榜全是南人。在彌封謄錄的制度下，考官是無法知道考取人的籍貫的。榜發後北人全部落第，自然感覺「偏枯」，認爲是有意排斥，鬧起來了。明太祖站在純政治的立場，把上次的考試作廢，重新出題考試，不按成績，全取北方人。他的目的「偏重」北方這一次，是用來收買北方的士大夫人心的，表示他大公無私，不分南北。至於殺考官和考生的頭，倒不是因爲「偏重」，而是因爲「偏輕」，得罪了北方人的緣故。

至於何先生說考試制度是中國的「代議制度」這一點，據我看來，進士們作了官就心滿意足了，既不「代」，也不「議」。萬一有時候眞要說話，也不過代表他自己和自己這一集團而已。廷議當然也有機會參加，不過在官僚制度下，官階最高權力最大的人有最多的甚至是獨佔的發言權，中下級官去參加廷議，不過旁聽而已，簽名而已，別的一概談不上。明清兩代的官僚紀錄參加廷議情形的，從來也找不出一個例子，中下級官敢在這場合說話，更找不出有什麼官曾在這場合中替老百姓說過一句話。（反之，在科舉制度成立以前，官僚制度建立的初期，倒有小官僚侃侃發言，不一定迎合權要意旨的集議，例如鹽鐵議的儒生議郎，棄朱崖議的賈山。）

何先生只有一句話是對的，他說：「最後的廷議本以皇帝爲最後決定者，而在西洋的議會中則以議會的多數爲最後決定者。」奇怪的是既然皇帝是最後決定者，那末，明明是獨裁，又怎麼會是議會政治？而且，西洋議會的議員是人民選出來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中國歷史上參加廷議的官員，不管是兩漢的丞相御史大夫議郎博士，抑或是宋代的侍從兩制以上，明代的大小九卿，清代的王大臣部院官，總之都是官僚，人民從來沒有選過他們，要他們代而議之，他們也從來沒有說我是代表某區的人民說話的，不但沒有說，連想也沒有想到過。參加集議的官僚不但不是民選，不但不是官選寡選，而且全是由皇帝任命的，指派的，不必經過任何人的同意。參加會議的官僚也不一定全是由科舉出身的人，舉例說，有由父祖的蔭襲得官的，有的是親王勳貴，和科舉根本不相干。

其次，科舉制度和廷議是兩件事，沒有必然的聯繫。事實上，如秦始皇之命儒生議皇帝名號，漢代之議鹽鐵，議棄朱崖，以至魏晉南北朝的廷臣集議，都在科舉制度成立之前。一定把兩件事强黏在一起，似乎也不符合史實。

我們最多只能說，科舉制度製出行政的官吏，爲皇權服務。但絕不能說「選出議政的官吏。」要說是選，我們得問是誰選的？至於立法，皇帝並非法學專家，除了手諭手令以外，要創製法律條文，當然得揀出一批立法的官吏。這揀字也可以用指派兩字代替。官僚們既不代表人民，也不識民間疾苦（皇家的事情倒是識的。）代議制在那裏？

三、「上達」什麼？

科舉出身的人，不一定做官，是對的。問題是做不到官呢？還是不肯做官。

科舉出身而做不到官的人，做地方的紳士，領袖與代言人。這話也是有語病的。紳士也包括現任官的父兄子弟和退休的官僚。至於代言人，問題是代誰發言。假如只是代表他自己，和地方的紳士、地主、他的門生故舊、他的同一利害的集團發言，維護皇權發言，這是正確的，合於事實的。假如說是代表那「村子的痛苦、願望、意見、需要、及其他」，這話就是有問題了。代表村子裏的那一些人呢？地主呢？還是貧農？因爲村子本身不會說話，也不會有痛苦……等等的。

「紳士的工作」，不知是些什麼？至於紳士在農村的生活，用死的和活的史料，都可以證明，「並不簡單」。他們的生活當然是「獨立」的，不過，「獨立」的基礎是對村人鄉人的剝削敲詐和勒索。「決獄」是武斷鄉曲，其實，豈止決獄而已，有的還殺人放火，有的還私立公堂，私設牢獄呢！至於公益，那更是一種私人收益的手段，吃地方飯吃慈善飯的紳士滔滔皆是，肯掏腰包或自盡義務的不能說絕對沒有，恐怕也不很多吧？

紳權和官是一體的，我已在論紳權和再論紳權兩篇文章裏談得很多。既然是一體，紳士的痛苦、願望、意見、需要及其他當然可以上達。

至於從縣知事把紳士的意見上達給學台，這倒不一定如此。第一學台——提督學政官和地方的民政官根本是兩個系統。第二學台也並非「吏部大員」。縣官要上達「輿情」，不必經過學台，而學台也未必一定替縣官作傳達員。

誠然，學台是可以在陛見時面陳地方情形，或用書面作報告給皇帝的。因爲學台是欽差，是使臣，在歷史上凡是皇帝的使臣，如兩漢的刺史，唐代的觀察使，宋代的轉運使和提點刑獄公事，明代的巡按御史巡撫等官，都有權把地

方官吏賢否民生利病報告給皇帝。這些人都是高高在上，根本和人民脫離甚至對立，他們從不到民間去，所聽到的是紳士的陳述，下級官僚的報告所謂「輿情」，也不過如此而已。使臣奏事是維持皇權的一種方法，和科舉制度似乎不大有關係，和代議制度也似乎說不到一起。

最後，我要說明的，是這篇文字的目的，在說明「中國式的代議制度」根本不存在。「科舉制度」誠然是「中國式」的，但是，決不是「代議制度」。連「中國式」的「廷議」也完全不是「代議制度」。選舉固然不一定非化很多錢不可，而化了很多錢辦的選舉，到頭還是「中國式」的，也和「代議制度」完全不相干。

文字改革的實驗

金輪海

讀「觀察」四卷九期陸志韋先生所著「目前所需要文字改革」一文後，作者頗意提出我們改革文字的實驗工作，就正於海內學者。

中國的社會，停滯在以農業爲基礎的半封建社會階段，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對於文字的需要，很是淡薄。他們在生活裏根本沒有唸書的需要。現在烽火遍地，生活無着，他們更沒有唸書的可能。我們一般自命非凡的唸書人，有時大發慈悲，教民衆識字，以便「普渡衆生」。於是對老百姓說：「你們識了字，就能看報看書」，但是老百姓與書報無緣。又說：「你們識了字，可以寫信」。可是老百姓終老不出門。老婆在家裏，兒子在田裏，朋友在村裏，根本不需要通信。那末，這般老百姓既不需要文字，又不願意唸書，怎麼辦呢？這是教育工作者急需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的社會，要向前發展，決不應該永遠停留在這個半封建的社會階段。這個龐大的文盲羣，畢竟是社會進展的障礙。

但是中國的文盲何以這樣多呢？文字本身的數量太多、字形太繁、字義太深，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中國歷史悠久，文字數量的積累，爲數鉅大。康熙字典搜集的字數，計四萬七千零五十三個字。現在科學上文學上又添了許多新字，大約估計，文字的數量，總要在五萬字左右。對於這樣龐大的字數，我們實在應當勵行簡化的工作。中國文字字形的繁複，彎、鈎、斜、撇等字形之不齊，筆劃之繁多，更使人難於學習。普通用得到的字，像「彎」字有二十二筆，「鑼」字有二十五筆，木匠用的工具鑿子的「鑿」字有二十七筆。甚至於有多至四十四筆的「[illegible]」，五十二筆的「[illegible]」。再看中國文字的字義，一個很普通的字，往往弄上二十多種解釋。譬如最普通的「落」字，據辭源的解釋，已有十八種之多。（（1）謂木葉脫落也（2）下墜也（3）死也（4）稀疏也（5）摧殘也（6）放棄不用也（7）廢壞也（8）始也（9）宮室始成所行之禮式也（10）以豭豬血釁鐘也（11）歸也（12）脫漏也（13）削去之也（14）人所聚居之處（15）藩籬亦稱籬落（16）與絡通（17）絡之也（18）簷下水滴也）根據康熙字典「落」的解釋，有二十七種之多。連文盲也能認識的「一」字，據辭源的解釋已有九種之多。（（1）數之始也（2）同也（3）統括之詞（4）統一也（5）或然之詞（6）專也（7）純一也（8）助詞（9）發語詞。）而康熙字典「一」的解釋，竟有十四種之多。很平常的「方」字，辭源上解釋有二十三種（（1）物之形體正直者（2）四方也（3）地也（4）術也法也（5）道也（6）藝術也（7）嚮也（8）常也（9）比方（10）今也（11）逆也（12）類也（13）木版也（14）方藥曰方（15）有也（16）兩物相併之曰方（17）縛也（18）穀始生未實曰方（19）算術內自乘之積曰方（20）旁出也（21）祭名（22）姓」夠了夠了！這樣繁雜的釋義，確實要「先吃一點瀉藥，把一肚子的骯髒，先瀉乾淨了。然後再能進行我們的文字改革工作。

中國文字的整理改革，已有人努力多年。有的根據書信、報紙、雜誌、廣告等所用文字，編選基本字；有的以生活分類的方法，挑選基本字，用以簡化文字，達到改革的目的。此種以「義」選字的基本方法，雖有其本身的價值，但終鮮科學性質與應用功能。有的以簡字體的方法，漸漸的將所有同音的字體，置用一個字形來標示，最後就形成了一套以單音節爲單位而有系統的表音文字。但實行沒有整個計劃，殊鮮成效。有的以注音符號來改革文字，以政府力量，強迫施行，雖然前後凡三十多年，而成效依然不顯。因爲老百姓急欲學習的是通行的文字，不要符號。所以注音符號的推行，無補於文字的改革，反增學習的累贅。有的用羅馬字或拉丁化來澈底改造我國的文字。方法果甚徹底，但格於民族文化的傳統習慣，也沒有獲得什麼結果。

我們對於文字改革的方法，正在實驗之中，現在先談談我們文字改革的計劃及其內容。

（一）我們以主「音」的科學方法，選出一批「核心字彙」，根據教育部民國二十一年編印的國音常用字彙，計四百十一音，除去一音一字的生僻字和語音字外，每音選一「核心字彙」，得三百八十二個。定名爲主「音」國民基本字彙。

（二）基本字的編選，除了同音字性質，字形的繁簡，字義的深淺，作比較研究之外，再由廣大的民衆，認識解釋，國民學校學生試讀釋義，藉以決定基本字的應用程度。例如：「梯、踢、啼、題、蹄、體、剃、替」等八個同音

字，以應用普遍，易於了解的「體」字作爲基本字。「體」字筆劃固然很多，可是「體」字有具體的身體，民衆易於認識，便於記憶。同時尚可利用業已流行的簡體字，使筆劃很多的「體」字，化成筆劃極簡單的「体」字。又如「天、添、田、甜、塡」五個同音字中，「天」與「田」都是應用普遍，易於了解的字；並且都有具體的事物。但是「田」字與農人最有關係，「天」是一般老百姓都用得着的，所以我們選「天」字爲基本字。

（三）用此三百八十二個基本字，以民歌形式，編輯國民讀本，俾民衆便於朗誦，而於最短期間，認識基本字。例如：用民歌方式寫成：「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民衆朗誦，個個興高彩烈，這股興趣發展的源泉，就在課文內容與他們的生活合一。最後結出我們課文的最高意義道：「這是一種惡習慣，我們大家要改革」。緊接一課，就是：「我們要合作」。課文也以民歌方式起首的：「一人拿不起，兩人扛得動，三人很省力，四人更輕鬆」。結出最高的課文意義是：「大家肯合作，萬事都成功」。再連一課，就是指導民衆合作的具體事實——合作社。課文是用創作的民歌體寫成的：「合作！合作！大家快合作。買賣都由合作社，免得別人來剝削。我若爲人人，人人也爲我。生產獲利多，消費也節約」。如此，基本字易誦，易識，易記。

（四）再根據三百八十二個基本字，彙集同音字二千五百多個，依基本字筆劃的多寡，編印同音字手册，俾民衆以同音歸類方法，認識其他同音字。手册付印時，即被印書店附近的夥計、學徒、司務，私自取去翻閱查識其他文字。可見本手册的效率，非常宏大的。

（五）再以同音字手册中的字彙，編輯小字典，依字的筆劃多少作次序，以基本字注音，同音字釋義。如是民衆能利用課本、手册、字典，自動學習，繼續教育。釋義以通俗，簡明爲主。例如：「岳母」註「老婆的媽媽」，不用斯文句子如「妻子的母親」。

我們這樣計劃着，簡化我國的文字，使成爲有系統的最合理的民衆化文字。並且馬上開始實際實驗工作，務使民衆在最短期間，認識我們改革的「核心字彙」，再以同音歸類方法，利用手册，認識其他同音字。

其次我們再來談談這套「核心字彙」的特點：

（一）基本字的科學性質與應用功能——過去許多學者所創的基本字，是以「義」取字，性質缺少科學性，字數祇限於一千多個（多了要失却「核心字彙」的意義與作用。）以此有限的一千多個基本字，去教民衆，作者認爲是教育上的「偷工減料」辦法，期期以爲不可。要想改革文字，簡化文字，更是南轅北轍了！我們創製的基本字，「核心字彙」祇有三百八十二個。民衆於最短時期內，即能認識。再利用此「核心字彙」可以同音歸類方法，認識其他「輔助字彙」及「特種字彙」。初學民衆，也能借用同音字，發表思想。故本字彙富有科學性質與其應用功能。入手容易，簡化有序，而結果不是「偷工減料」。

（二）基本字編選的民衆化——我們基本字的編選是以民衆的實際應用爲基本的。以各專家用文化圈裏的書信、報章、雜誌，文告等所發現次數多少而定字的常用程度的資料，作爲參攷。許多人都反對我們這樣的作法。其實廣大的民衆——尤其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對於報章雜誌既無緣，文告又無關，信書更無用。所以我們的基本字，有一部份不在文化圈的「常用字選」裏而落在民衆口頭上的活語言裏。有人替我們做過統計（見基本教育二卷一期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出版），我們的基本字裏有二百個是在四川省立教育科學館所統計的「常用字選」裏很前面發現的。但是有三十個基本字，不能在「常用字選」裏找得到。因此懷疑其應用程度，其實這一部份字彙，就是民衆眞正常用的，而被文人學者所忽視的。例如：江浙農民賴以生活的「蠶桑」兩字，鋼鐵的「鋼」，鋼骨水泥的「鋼」，久鍊成鋼的「鋼」，疼痛的「疼」，拴起來的「拴」，湊湊趣的「湊」，襪子的「襪」，東瓜、南瓜、西瓜、北瓜的「瓜」，鬪人的「鬪」，油炸檜的「炸」，米倉的「倉」，等一般老百姓都在說，在用，在吃。雄雞喔喔啼的「啼」，連一二年級的小朋友都能知道的，老百姓每天早晨可以聽見的。法幣跌值，大家知道囤積物資的「囤」，大概一個人的生活裏，總有一二次發瘧疾經驗的「瘧」，「常用字選」裏，竟然沒有，倒有點使人吃驚。文化圈裏用的字和民衆日常生活裏用的字，畢竟是有距離有隔閡的。

（三）基本字的標準化——我們的基本字，有三種標準化的價值。第一發音標準化。以北平語音爲標準。第二發表標準化。基本字包括整個的北平語的發音，所以識了基本字，即能發表思想。第三文盲與非文盲的標準化。即認識基本字的不是文盲，反之就是文盲。我們爲甚麼要以北平音爲標準音？最簡單的理由是：全國老百姓說標準音及半標準音的要占到三萬萬人以上，占總人口四分之三以上。再爲增強民族團結力量，北平語優美整齊，能說能寫，標準音的推行，是有好處的。不過我們目下在江蘇省安亭鎮的吳語區裏實驗，確眞要碰到困難，但是此種困難是可以克服的。我們的施教者，能懂得注音符號，能說流利的國語，並能講一口土話。我們訓練小朋友去施教，也是如此的。再攷慮實際情形，吳語區的老百姓，讀音都讀土音，倘使唸讀音，與標準音也很接近的。將來我們預備作詳細的統計，現在舉例來說：天上飛的「鳥」吳語區民衆說起話來說「屌」（ㄉㄧㄠ），北方人聽了，眞要笑得合不攏嘴吧。可是讀起書來讀「鳥」的（ㄋㄧㄠ），不是和標準音一樣嗎？又如「揀」說起來說「改」（ㄍㄞ），唸起來也唸「揀」（ㄐㄧㄢ），又不是和標準音一樣了！並且我們基本字的發音，是以北平音爲標準而已。你說出來，我聽得懂，你寫出來的，我能看得懂，就行了！不需要像梅蘭芳，馬連良唱的詞句，一定要個個字咬準北平音的。

文字改革的實驗，從經濟眼光來照，是件浪費的工作，可是實驗本身，需要最低限度的經費的。而今烽火滿地，社會動盪，民衆痛苦，做實驗工作，眞

不容易。我們老是這樣想，倘使前線停止五、六分鐘的軍火消耗，所省下來的經費，足夠我們五年、十年的實驗經費了！取消了一個師管區或綏靖區，省下來的經常費，已夠我們展開全國各地十年、二十年的實驗開支了，可是現在是「軍事第一」，一切的建設性的實驗事業，都被摒棄於次要到不重要的地方。但是我們處於如此惡劣的環境中，難道就撒手不幹嗎？不，我們還要幹！並且我們對於我們的實驗工作，有自信心，有勇氣，能夠提出具體的辦法來幹。我們先行文字的簡化工作，使成三百八十二個「核心字彙」。用課本以民歌方式，馬上教民衆唸，認識，更以圖畫，畫實物如「馬」「牛」「羊」「日」「月」等字，畫動作如「飛」「逃」「追」等字，用幻燈片教民衆唸，認識。再由「核心字彙」使用同音字手册，去認識同音字。完成我們一套簡化文字的工作。

或許有人根本反對這方塊文字，要用注音符號，拉丁化，羅馬字來徹底改造，那末不論註音符號也好，拉丁化也好，羅馬字也好，總之都要以我們簡化的「核心字彙」作基礎，才有成效。

最後，我們將「核心字彙」的基本字，計三百八十二個，包括北平話整個的發音，依筆劃介紹如下：

一八刀丁力九七十人入二大土女工口千下小山上子才寸三也不毛分方
父太天市內牛六戶火今切心中仇少水日仍五文王元月白本必皮片平民母代
他奶古可巧去兄主出生册四凹外玉用忙米多年老列瓜光考好回交江西休先
向吃成收在早衣色安有因羊伯別妙佛否豆但弟國那你努冷弄改更抗快困見
局決求抓壯車吹沙身走足我表並怕朋妹孟明法店東呢拉來林兩怪官肯空和
姐京青姓治刷社宗所阿昂亞保便盆品面飛風挑南律看苦哈後很紅耶恰炸政
春耍拴若怎洒要英倍班破旁馬被們參特逃疼託能娘浪料流哥高根海航家記
捐缺訊眞捉追准茶柴酒書衰容草倉桑孫送恩翁旅排陪票麥得堂推通鳥淚連
略淋條國婚這張專產晨常船軟責做參粗措掃速偶眼棒跑普買飯等短給敢貴
棍開欺黑裝華黃窮强須鈔創順然最尊湊會森喳握爲滅當賤農落亂誇愧亂債
照罪催搜愛萬運資癟滿對團導漏領說僧算盤德調談簡瘋樂輪鎖鞋懶熱鈎潤
暫增頭鋼橫親學選戰隨闊繞賺聰雖勵雙雜擦鎖監壞礦櫻鐵讀戀歡權體讓蠶

（註：（一）基本字筆劃多的以最通俗，最統一的簡體字替代。例如，「體」爲「体」，「鐵」爲「鉄」，「蠶」爲「蚕」，「蟲」爲「虫」。（二）基本字均註注音符號，以資讀音統一。）

東歐、西歐及新的戰爭

——一個旅行家的觀感——

葉君健

這一年來，歐洲顯然分成了兩個不同的世界，互相敵視，互相摩拳擦掌，好像兩方立刻就要打起來的一樣。筆者這兩年來因了學習幾個主要歐洲國家的語言的興趣，曾經往過多數的歐陸國家，接觸了不少各種階級人士，當此戰爭似乎近在眉睫之際，頗覺有將觀感所得，簡略一敘之必要。

「東歐」及「西歐」是兩個區別地域及人種的名詞。東歐主要地是指蘇聯（事實上蘇聯還包括得有亞洲，可見這樣的區別辦法是不合理的）及蘇聯附近的國家，如波蘭、南斯拉夫、捷克等國家。這些國家的人民主要地是屬於斯拉夫民族系統，所講的語言也都是大同小異，因之文化的傳統及生活習慣也都差不多。從這一點說起來，「東歐」，作爲一個單位是比較純粹和統一。「西歐」可就複雜了。牠包括南歐和北歐以及三個不同的主要民族系統及文字系統，因之也就有三個不同的宗教及文化系統。北歐是屬於日爾曼民族系統，南歐是屬於拉丁民族系統，西歐是屬於撒克遜民族系統。南北歐民族性之不同，正如東歐與西歐之不同一樣。

「西歐」這個單位中的份子既是如此複雜和分歧，在目前這種政治鬥爭激烈，營陣對立的時候，爲了宣傳及號召的關係，必得要求出其中的統一性才成。因之就有許多學者和政客，發表了種種不同的高論。英國當代的大歷史家，牛津大學的教授通璧(Toynbee)博士，曾把「東歐」和「西歐」從歷史的出發點，作了一個頗深沉的分析。他的大意是：西歐爲基督教文化的國家，東歐爲非基督教文化的國家。當羅馬帝國崩潰的時候，羅馬帝國分成兩半。西一半以羅馬爲首都，繼續保持西歐基督教的文化，發揚而成爲近代的西歐文明：在政治上，西歐是議會制度的民主；在經濟上，西歐是工業化。東一半羅馬帝國以畢讚台爲首都，後遷到莫斯科，名義上雖然是仍保持基督教的傳統，事實上這個傳統與東方的迷信接合，而離開了原來基督教精神的本質。因之在政治上，東歐是專制獨裁；在經濟上，東歐是落後的農業國家。因之西歐精神的本質是正義公平；東歐精神的本質是暴君和奴役。西歐是進步的；東歐是原始的。

這一類理論的可靠性，只是部份的。我們如果到意大利去和亞貝魯茲(Abruzzi)山中的農民住一個時候；之後再到南斯拉夫、或波蘭、或羅馬尼亞去，和那兒的農民同住一個時期，我們便可發現，所謂「東歐」「西歐」的分別很少。我們甚至於還覺得意大利、波蘭、和中國的農民都是大同小異，只是皮膚的顏色不同而已。

「西歐」和「東歐」的真正的區別，是一個經濟制度的區別。西歐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東歐是以原始的農奴制度而躍進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西歐以文藝復興的科學精神為背景，產生了工業革命；而同時以先發制人的姿態，征服了大部份的世界，奴役了海外無數萬的人民，而提高自己國內人民的生活，因此也就提高自己國內人民的教育程度，而促成了近代西歐的民主議會政治。但這個民主政治只是在國內通行，一離開了國境可就不民主了。美國（也是一個以西歐基督教精神立國的國家）的民主制度，連在國內都不一律；因為種族的歧視（這也是資本主義精神特點之一：因了種族的歧視，才產生出廉價的勞動力，而維持資本主義的繁榮），許多有色的公民，失掉了選舉的權利。

東歐在沙皇的制度下，始終就不會有過科學精神，更談不上工業革命。待沙皇醒覺過來，與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逐鹿殖民地的時候，他一點本錢也沒有。國內的農奴窮困到不堪，殖民地爭奪戰爭的負担又重，結果造成了十月革命的機會，產生了蘇聯。蘇聯以「實幹，快幹，硬幹」的辦法，把牠的國家從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造成一個近代化的新社會。第二次大戰的結果，掃光東歐許多小國家的外來勢力，因之東歐的許多小國家也就一齊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國家。

我們如果認為東歐的這些小國家，如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及波蘭等，全是蘇聯以武力改裝成為共產主義的國家的話，那是機械的看法，容易產生出錯誤的判斷。蘇聯的影響當然是很大，但眞正起事的是各國國內的共產黨員。這些共產黨員，正如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員一樣，不一定個個都是莫斯科的第五縱隊。作為一個外國勢力的工具，而無自己民族的立場，無論他是怎樣凶和能幹，決不能建立起強有效能的政府和統治一個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在歐洲各國的傀儡政府的失敗，便充分地證明了以一個外國政府牽線的第五縱隊政府，決不會有成就的。這個簡單的事實，我們必須有勇氣地承認；而後才能平心靜氣，公平地分析時事。

東歐這些小國家自從政變後，經濟復興之速，也是不可否認的事。波蘭已經向歐洲在大量輸出煤的出產品；羅馬尼亞早已廢除了定量分配的限制；前不久還鬧得一團糟的匈牙利現在已大量向英國輸出糧食，而交換英國的機器出產品以從事工業建設。這些國家內的共產黨之成功，有幾個極簡單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

客觀的條件是：這些國家一向就是農業極為落後的國家，農民大都目不識丁。統治官僚及皇族形成一個特殊的階級，與這些不識字的農民，除了征稅以外，不發生任何聯繫。他們所進的學校，不是在法國便是在瑞士；他們在宮庭內所講的語言是法文。當這些農民連溫飽都談不到的時候，他們却過着極近代化的巴黎式的生活。他們的錢不放在國內投資生產事業，而發展國內工業，却匯到外國，不是存在紐約，便是倫敦或日內瓦。而外國的資本（主要的是英美）却進來投資到一點微小的工業；換一句話說，國內的工業却在外國人的手裏。所以希特勒一侵略的時候，這些統治階級不投降便只有倒台，却無法組織民衆，從事地下活動。相反地，共產黨却趁此機會從事地下活動，組織農民，待德國一塌台的時候，便乘機而起，組織新的政府；加之蘇聯從旁監視，英美無法扶持舊的宮庭勢力。這些國家的政變便一帆風順地成功了。

至於主觀的條件，却更是簡單。筆者如在此指出，都不免有「幼稚可笑」之譏。「共產黨」，顧名思義，是一個反對私有財產制度的政黨。共產黨員既不能撈錢，也不能過特殊奢華的生活。即使他們萬一有點錢，他們也無法匯到外國，存進英美或莫斯科的銀行，以待將來享福，作寓公。他們的根基是在本國的民衆中間；他們的出路也是在本國的民衆中間。蘇聯決不能收留他們，讓他在那兒去告老壽終。所以共產黨員的組織特別堅固，做起事來眞是「實幹、快幹、硬幹」；否則他沒有加入共產黨之必要，因為他的理想和志趣是政治上的成功，而不是在物質上有所得。這事實，在目前這階段，決定了共產黨是一個效能極強的政黨。

在東歐這些國家，共產黨的政權，是一個獨裁的政權。他們決不容許反對黨的大量活動；雖然他們對於宗教的活動特別寬容。但他們的獨裁，却並不特別引起那些落後農民的怨恨，因為這些不識字的農民根本就從不會享受過民主的權利。他們從帝俄的時代起就一直是被獨裁着的。像中國的農民一樣，他們所求的是兩件事：太平，大家有飯吃。共產黨雖然不會給他們「太平」，却分給了他們田地，讓他們有飯吃。這一點，以議會制為基礎的西歐工業國家的人民都無法了解。他們能識字，他們有工會，他們能選舉政府。他們不懂為什麼東歐（以及俄國）那些原始的農民能接受共產黨的獨裁。

這一點，連馬克思都不會想到。據他的看法，共產主義的國家應該是先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內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到某階段必然起恐慌以致到崩潰的地步，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工人必然乘機起來革命而建立起共產主義的社會。事實上，第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是建立在以原始農民為基礎的舊俄。而目前共產主義的發展也都是在半封建的農民國家內。然而馬克斯是一個書生，他的一套學說是他花十年光陰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內一個小圖書室內，以他那副猶太民族特有的冷靜和科學的頭腦，加以他對於德國民族傳統哲學的修養，而硬思索出來的。他自己不是一個工人，而他對於工人生活的經驗，是全以他在曼徹斯特那些紡織工廠參觀所得來的。那時英國剛剛開始工業革命，工人大都是來自鄉村的農民及其年幼的子女，而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同時那時的工廠老闆，因為只顧賺錢，拚命剝削工人。勞資兩方的仇恨，似乎是無法緩和。但後來這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擴大，靠了殖民地，國內人民的生活一般地提高，工人的智識水準也漸漸地提高了。他們有自己的工會；他們有鬥爭的武器——罷工；他們能以選舉的方式進入政府。他們並不是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沒有祖國」。相反地，他們為了保持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水準，不惜參加壓服殖民地的戰爭。近代資本主義國家

的軍隊，大多數都是產業工人。常常，爲了一個從德國逃難或從西班牙逃難出來的工人得到一件工作，全廠的工人不惜以罷工的方式來反對而把這個逃難的工友趕出去。當然，並非所有的工人都是如此壞；但也並非所有的工人都是好的。人類有好有壞，正如人類有美有醜一樣。但一個鐵定的事實是：大多數的人只顧目前的利益，不管他政治醒覺的程度如何。

然而馬克斯的哲學是一套很科學的思想方法。根據這套思想的方法，來分析近代歷史的進展，來指導革命的行動，是非常奏效的。前不久，我在巴黎遇見一個匈牙利的畫家。他一生的光陰花在鬧革命和追求革命的理想上面去了。他從匈牙利第一次共產革命轉到蘇聯，之後又參加西班牙內戰，之後又轉到希特勒的聚中營；從無政府主義轉到共產黨，最後又轉到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他本身就是一個各種近代思想的試驗室。他對於馬克斯的哲學，得到了一個頗爲有興趣的結論。他說：「馬克斯的哲學是一套「理」(Mind)的哲學，而非「情」(Heart)的哲學。」這個「情」「理」之分，頗值得思索。

這個「理」而不講「情」的哲學，在一個貪汚成性，政治腐敗的封建農業社會裏面，實在是一副清涼劑，一個快刀斬亂麻，徹底改革社會制度的辦法。目前這個世界分成了兩個不同的文明：一個是超級的近代化，如英美及北歐半島的國家，一個還度着兩百年以前的原始生活。過這種原始生活的人民，如果要想在極短的時期內工業化起來，近代化起來，只有這個不講「情」的，不撈錢的，「實幹」的共產黨的作風奏效。因之共產黨在農業落後及殖民地的國家特別得勢，而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却無法發展。

從這一點看起來，所謂「東歐文明」及「西歐文明」這類的區別，是極武斷，極機械，自己騙自己的說法。意大利是所謂「西歐文化」集團內的主要的一員。牠是羅馬帝國的奠基地，牠是拉丁文化的發祥地。然而牠是一個以農業爲主的國家；而牠的農民的貧困和落後跟南斯拉夫及波蘭的農民沒有分別。所以意大利與東歐的國家實際上無何差異。因之共產黨在意國發展得特別快。這次在意大利選舉的前夕，美國大量地輸送物資，英美共同提議退回特里斯德給意大利，以及羅馬教皇硬警告意大利的無知農民，說他們如果投共產黨的票，天主教的牧師將不與他們的小孩子加洗禮及起名字，在他們要死的時候，不向上帝爲他們禱告——換一句話說，他們將沒有靈魂，他們死後將會被打入地獄。這樣三管齊下，硬阻止了意大利的共黨得到絕對多數票數。雖然如此，共產黨還得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票數，仍然是代表一個可怕的勢力。法國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口是農民，因之法國共黨的勢力也頗驚人，西班牙也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如果佛朗哥的政權略有一點動搖的話，共產黨也會乘機而起的。所以目前佛朗哥簡直成了一個天之驕子。他遲早將會成爲新歐洲局勢中的一個重要人物的。現在大家不好意思把他拉上歐洲的國際政治舞台，完全是害羞，面子的關係。

共產黨在意大利和法國的發展，充分地說明牠已經成了歐洲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直接威脅了。此外，俄國佔領了德國的一半；換一句話說，俄國在歐洲的中心，已經有了軍事的基地。俄國在歐洲的戰略地位，比德國在上次大戰前的戰略地位還強。這無怪俄國在種種國際會議上態度特別強硬，而同時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特別驚恐。因此，西歐五國同盟（事實上只有四國，即英、荷、法、比。盧森堡就從未有過獨立的外交，永遠是跟着荷比跑）的織組便產生了。牠們已有軍事防守同盟，軍隊裝備統一化的協定。牠們並在倫敦設有總部，不時互相交換意見。看樣子，大家都覺得戰爭有隨時爆發的可能。

這個組織是「西歐」一部份國家的組織。西歐所有的國家雖然都加入了馬帥的援歐的經濟復興計劃，却不加入這個帶有軍事性的組織。這並不是說，這些未加入的國家沒有軍事被侵的可能。事實上，如一旦有戰爭，北歐的國家如丹麥、挪威等，有先被蘇聯佔領的可能。這些國家的人民，也並不歡迎蘇聯的共產主義，因爲他們的生活水準，跟蘇聯人民生活的水準要高許多，因之共產主義對於他們的吸引力不十分强。我們與其要分析他們不加入這個軍事冒險組織的原因，不如分析這個五國同盟各個份子的本質。

這五個國家，除了盧森堡以外，都是在世界各地擁有殖民地的國家。牠們都是歐洲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此次戰爭後，工黨才登台，開始社會主義的政策。除了法國的工業較弱以外，英、比、荷都是徹頭徹尾的工業國家，人口密度最高，而本國土地最小。牠們不僅須依賴殖民地的市場，同時還依賴許多落後農業國家的市場來維持牠們工業的繁榮和人民的生活。因了這些市場，她們才能一般地提高國內人民的生活水準。因了這些市場，英、比、荷等國的工人生活水準，得以比蘇聯的工人生活水準高和舒服。可是現在的共產黨就專在這些落後的農業國家及殖民地鬧革命，直接威脅這些高度工業化國家的人民的生活水準。在這種情勢之下，代表英國工人階級，被這個工人階級所選上台的英國工黨政府，便成了這個反共五國同盟的主角了。如果戰爭真的爆發了起來，那末這個戰爭就既不是反法西斯戰爭，也不是資本主義國家間之混戰；而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產業工人所組成的軍隊，與落後農業國家及殖民地國家翻身起來的農奴間的混戰。

這也是歷史的進展與書本上的理論脫了軌的一個例子，馬克斯也不會料到。

依據目前這個情勢作判斷來假定戰爭可能地在最近的將來爆發，那末歐洲的局面是怎麼樣呢？我們不妨先把兩方面的實力比較一下。在人力方面，東歐有兩萬萬八千萬人口，大英帝國（印度及巴基斯坦除外）及荷、比、法、盧森堡四國共有兩萬萬六千八百萬人口。在這一點，兩方的實力差不多平均抵銷。在工業方面，西歐當然是在技術方面進步得多，出產量也大；但西歐人民的生活水準較高，因之消費也大，所以兩方在工業方面實際上也相等。在農業方面，東歐則自給而有餘，西歐則全靠輸

入。在政治方面，東歐各國則權力集中，行政效率較强，調動人馬比西歐的民主國家來得容易。東歐的國家是清一色的共產黨，西歐各國的步調，則不見得能容易一致。比如在武裝德國（如果戰爭爆發的話，德國的工業及人力對於西歐非常重要）這一點，英法間的爭執就很多。西歐現在唯一嚇人的武器爲原子彈。然原子彈這東西，像毒瓦斯一樣，如果雙方都有，則誰都不敢用。此外，東歐可以在戰爭要開始的時，以龐大的軍隊即刻移到西歐的大陸，在美國軍隊未到來之先，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佔領歐洲各國。美國決不能在法國或荷蘭拋原子彈而炸共產黨的軍隊。同時誰也不能斷定蘇聯會沒有原子彈。如果雙方用原子彈來炸對方的工業，則只有工業高度化，工業集中的西歐國家吃較大的虧。

據英國新政治家及民族週刊（New Statesan and Nation）的判斷，美國陸軍的實力並不强。美國强大的海空軍，將來「解放」歐洲，須得以西班牙，中東及北非爲基地，這比上次戰爭中以英國爲基地的效力就大不同了。所以，這個戰爭如果眞的開始，一定會拉長到很久的時期。

如果這個戰爭不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問題可就複雜了。第一，東歐的佔領軍必定會在佔領的地區內徹底改造經濟和政治的制度，建立起共產社會和共產黨的政府。這種新政府的效率決不能與希特勒所建立的那些傀儡政府相比較的。第二，這個戰爭的性質不同。共產黨不是像國社黨一樣，瘋狂地作民族的誇大狂。她是一個世界性的政黨。她的兩項起碼主張，對世界大多數的民衆吸引力很强：（一）經濟機會均等，（二）無民族膚色的歧視。第三，西歐各國在上次大戰中已經被消耗得精疲力竭，此外殖民又大多數在出毛病，幾個分開的世界市場又有新起的美國勢力作競爭，現在却需休息和滋補，不能鬧戰爭。戰爭一持久，國內的經濟一定會出亂子。

照這像的情形看起來，這個戰爭（假如不幸有這個戰爭的話）將以抵制共產黨開始，而以創造出更多的共產黨及共產黨的後備軍告終。

（五月十日自英國劍橋寄）

在我們的「大海船」上

何孝達

三十六年清華校慶，我寫了一首『清華園風景』，末段是：

『到夜晚
我們的宿舍
是一排停在港口的
發光燦爛的海船』

那時，我取的是『準備出發』的意思。現在想，應該是已經出發了。入學的時候，把行李搬進去，就算離開了過去的岸，等到畢業把行李搬出來，就等於下了船了，到了一個新的世界。在這新的世界上，沒有人要對你的生活負責任，而你却要負許多人的責任。誇大一點說，要負國家社會的責任。而這個旅途好漫長啊，你要學習許多奇怪的技能和知識，有些舊的生活習慣都要改掉，從新作起，你會遭遇到許多驚險的風浪，會遇見海盜，萬一不幸，同船的人會爲你開追悼會。……然而『新世界』就在眼前了，你拍拍胸脯，摸一摸肩膀上的肌肉，夠結實的。吸一口大氣，你覺得頭腦很清爽。

記得我們剛搬進來的那天麼？三十五年十月五日，『老大哥』湯佩松先生（現任清華農學院院長）挺着胸膛在校門口，歡迎我們，說：『你們是復員後第一批走進清華園的學生。荒蕪了將近十年的清華園，現在，是你們的。』

晚上，湯佩松先生和我們講話，開頭報告一個好消息。說校方本來答應事前來校替他看房子的十二位同學有優先選擇好房子的權利，報酬他們這半個多月的辛苦，但是他們說這違背了清華的『服務精神』，他們說：『服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不能靠服務取得特權』。他們說他們情願和大家一起抽籤。說到這裏，爆發了熱烈的鼓掌聲。你也鼓掌，你向我說：『這第一課，怪使我興奮的。』

我們住在一個房間裏，在昆明時我們很少講話，我們抽籤分配床位，你抽了一張靠近門口的。你埋怨這個鴿子籠式的樓房。你口口聲聲說沒有聯大好。你討厭住洋房子的約束，墻上不許釘釘子，要到廁所去小便，起來還要把被褥疊好。你嚴重地嘆着氣，說：『這簡直是中學生！』

和我們同屋的是你的同鄉，你們本來就很熟，到夜晚常常爭吵到熄燈以後。我是外人，不好開口，只在床上翻來覆去示意，然而你們聽不見，直到隔壁寢室有人大聲喊叫：『Shut up!』

你平常沉默寡言，看看報紙，唉聲嘆氣，可是你最喜歡講『聞一多』。一講起來，蒼白的臉上，泛起紅光，兩眼水汪汪。你的聲音使我激動。『聞一多』『聯大』，『聯大』『聞一多』你足足講了有半年。

你那同鄉是老國民黨員，他總覺得自治會有人在操縱，他說你腦經簡單，偶像崇拜。對你們的爭論，我隔床觀火，不置可否。我和你談『詩』，和他談『戀愛』，無意中成了你們兩個的橋樑。半年以後，你卑獨對我表示，佩服我的『耐煩』。下學期，鉛印的自治會理事候選人名單發進我的房間，我們三人各選各的，選完一看，三張票上選的人大致相同。

你對『女人』有成見，最初討論男生宿舍對女同學開放時，你不大贊成。然而我有女朋友，我請她多和你談幾次。後來，你對我說，你很佩服我的女朋友，說，像她這樣思想清楚的女同學眞少有。我心裏暗笑。因爲我知道你從來沒有接近過女性。

記得冬天來的時候，煤不夠，三樓煖洋洋，二樓平常，一樓成了冰窖。『新齋』門口貼了幾張條子，畫着漫畫，寫着打油詩，是一些『老爺們可憐可憐我們吧』的調子，署名是『一樓的受苦受難者』，和『一個苦命人』等等。我們都奇怪，這個作風對我們太生疏。你用毛筆大字寫了一張佈告，標題是『齋委諸公何在！』十足的『聯大』氣派，署名寫上我們房間的號數。下午就看見了齋委的答覆。大意說，第一條第三、四條我們已經在進行中，有了結果再報告。第二條的意見很好，我們沒有想到，一定照辦，謝謝你們。最後說，我們是大家選出的負責人，願意

接受大家的批評與督促，如有質詢，當詳盡答覆，請不要『諸公』『諸公』的。後面還跨着一個小括弧，裏面寫着：『自然我們更不是「老爺」，凡對「老爺」說的話與我們無關，恕不答覆。』——後來，我看見你在膳團裏貼的條子，標題是：『我們的建議』。

清華注重體育，暑假中我們三人同我的那位女朋友，常一起打網球。暑假過去了，學校因為入口增多，『善齋』『善齋』兩個樓改成四人一間房，撤出鋼絲床，換上上下兩層木製雙人舖。學校規定已經住定的不動，空出的房間抽籤填補，說這是『傳統』，說免得『麻煩』。房間原來就好的同學，當然高興。可是『民主牆』上又熱鬧起來了，紅綠紙張又貼得滿滿的。『民主』『自由』『平等』『公平』，這幾個名詞，又添了許多新的各不相同的解釋。結果學校讓了步，還是由同學『投票』，通過了全體重新抽籤，大搬一場。我們的新房和舊房好壞差不多。

這時那位老國民黨員為了父親失業，離開了學校，在一個政府機關裏找到了飯碗。來信說：『這裏的生活和學校裏真是差得太遠。在學校裏，你們罵我是老頑固，可是他們說我是『共產黨』。這裏簡直什麼意見都不敢隨便講，只有上下，沒有是非，那裏還談到『貼條子』。……如果我是左傾，那你們就是右傾了，怎麼，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你們不是右傾了麼？』你看了笑着說：『那我們就右傾吧。』

搬進來的新人是『臨大』的，「臨大」是勝利後第一年聯大尚未復員，教部接收敵偽時期各校組成之「臨時大學」——作者『臨大聯大是一家』這口號老早就喊過了。一年以來大家早就銷落了別人有意造成的隔閡。我們三人之間沒有政見的爭論，對時局的看法，也大致相同。不幸，他是國劇社的社員，來往的朋友們都喜歡在一起唱京戲。這回不知不覺地把我們兩個站在一條線上，有意無意地都對國劇，洩露出心中的不滿，說那是『落伍』『封建』……尤其是我，聽見胡琴的聲音就生反感。終於有一次，雙方展開了正式的討論。可憐，原來我們兩個實在對國劇一無所知，既沒有看過，也沒有聽人講過，既不知道『打魚殺家』的內容，也不知道『龍鳳呈祥』的結構，更不用說一些技術上的專門術語了。但我們還是堅持着在清華園裏國劇不會受歡迎的。後來我們的『新詩社』的『四週年紀念大會』和『國劇社』的公演，恰好碰在一天。他以為我們應該改期，我們確信絕不會受什麼影響，『井水不犯河水』，各有各的觀衆。何況我們還有五位先生的演講。然而，那天晚上，我們的會場，淒淒慘慘地只來了五十多人。他們的觀衆，把有一千五百座位的大禮堂，擠得滿坑滿谷。第二天，他一起床，我們就告訴他我們昨天晚上冷落的情形。

常常有『風暴』襲來，自治會給每間房送一張油印的條子，教大家互相關照，如果有誰『失蹤』，趕快報告。上面寫着『一人被捕，全體坐牢』的警告。緊張的時候，每晚就像睡在大搖大擺的海船上。有一次，同學們進城『請願』了，我們兩個都沒去，你為了要趕論文，我是怕『出事情』。然而他進房來披上外套就興匆匆地走了，這一下午，他的論文寫不下去，我也不安地時時到外面去看自治會的「快報」。夜晚，齋委搖鈴在過道上大聲報告，說把進城的同學的行李捆好送進城去，進城的同學得不到圓滿的答覆，他們決不回來。我們兩個混合着慚愧和興奮，把他的行李捲起來。一小時以後，又聽見報告，說他們已經得到圓滿的答覆，被捕的同學全部釋放。夜裏壹點多鐘，一陣陣的卡車把進城的七八百個同學送回來，一陣陣的歌聲，高唱着：『團結就是力量』。從這天起，我們三個人暗中感到彼此接近了許多。

然而當局的『諾言』『保證』，仍然和以前的許多『諾言』許多『保證』一樣，又是『被捕』，又是『打人』，北大進教授們的住宅，也被搗毀了，財物也被搶了。幾百人的糾察隊立刻組織起來了，不分日夜地輪班在清華園各處站崗，有的教授，職員，也加入了。一夜，忽然來了電話，說城裏某處聚合了幾千人預備『下鄉』。各齋各室都緊張起來。齋委搖鈴叫大家到外面撿石頭，以防萬一。我們三人一齊出去撿石頭，我說：『不要檢大的，大的會打死人。』他說：『大的小的都有用。』你說：『我一生還沒有用石頭打過人。』我說，我也是。他說，他也是。我們看見幾個綽長彩號眼鏡又白又瘦的同學，也斯斯文文地提着小布口袋，下樓來撿石頭。檢完石頭，各屋代表在過道上開了會。大家都很鎮定，一個同學說：『他們』能打我們，我們可不能囘打。後來舉手通過，每三個房間，騰出一張鐵床，一共五十個鐵床，把兩個樓梯堵住，把我們和『他們』隔開。我們的房間抽中了。等我們兩個囘到房間，他老兄早把自己的舖蓋捲起來，等着我們抬床。我們說，這怎麼成，堅持着要抽籤。結果你抽着了。這幾晚，你睡在地上，一年多，你難得像這幾天這樣愉快。……大家輪流守夜，我常被附近的敲門的聲音驚醒，外面說：『上班的時間到了』。事後，有人批評我們太不鎮靜，『庸人自擾』。可能你我都是在場人，大家並沒有不鎮靜。『有所準備』和『鎮靜』並不衝突。『憲法』都不可靠，我們更不能靠『上帝』。在大海上，只有靠同船的人。

感謝『風暴』，教育了我們怎樣『同舟共濟』。靠了『民主』，靠了『團結』，我們的『大海船』在『風暴』中平穩地前進着。旅客有幾千人，從各方各處來的，思想不同，習慣不同，出身不同，志趣不同，造成各式各樣的成見。但是大家都在一條船上，漸漸地學會了怎樣相處，怎樣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學習，互相幫助，互相攜大彼此的經驗。有了『民主』才能『團結』，有了『團結』才有『力量』，這個道理很簡單，可是若沒有這幾年的『船』上生活，也難懂得這樣透澈，也難把思想和感情融在一起，把理論和行動打成一片。

『新世界』在望了，我們快要分開了。海上雖然有風暴，究竟幾千人在一起，上了岸，說不定要單獨在風沙裏鬪。你把紀念册給我，要我多寫。我把這一年多你我都知道的事，寫了一長篇，你該知道我的心情。（清華園側面之二）

一九四八、五、一四清華園。

（上接第二頁）事教育工作者對於該問題的答覆。十年前，筆者是一個和吳君具有相近感覺的中學生，也曾寫過一篇類似的文字，寄投某報，也許因為詞藻太拙劣，被草草退回了，不過當時報紙祇歡迎標語式的歌頌文章，對社會既成的設施，是忌諱有所指評的。如今時隔十年，筆者早已由學生階段，進入「教導」的教師階段，而問題依然存在。細思之下，不禁有幾分的惆悵！

我覺得一般人將中等學校看成了由小學跨入大學的階梯，這是一個錯誤。中學應該有它的獨立性。中學不能做大學的尾巴。以考取大學名額的多寡來衡量中學的優劣是可笑的。中學的教育對象是社會。斟酌社會的情況來教育青年，使青年有從事社會工作的興趣與能力，才是教育當局所宜考慮的事。一所學校裏出來的學生，能夠使社會進步繁榮，這學校方可說是盡了教育的職責。大學教授們出入學試題，不應以艱深難解為貴。大學應該看清社會中的需要，顧及青年的體力與智力，隨時選拔深造。中學生多，大學生少，中學生是社會的大主幹。不能讓大學有用的人才，去陪少數有能力機會的大學生，學一些進入社會不能使用的「預備功課」。青年進入社會後都說：「唉！學校裏的功課都沒有用，都丟光了，學它做什麼呢？」這確是一個疑問？我的解答是一般人應該把中學的「指針」轉一個九十度的角，不再指着大學之門，指向豐富的社會！

陳思卓　五，十九　上海

南京學生宣佈聯防

冰若

（觀察南京通信）

血的「五二〇」一週年了。去年挨打的同學創痕猶在，街頭有幾處也還依稀辨認得出當時塗下的「反內戰」「反飢餓」的字跡，同學們當然不會忘記這一天，全國人民也是忘不了這一天的。要紀念是當然的，如果不節外生枝，一切恐也將僅止於紀念。但偏偏有人唯恐天下不亂，推波助瀾，趁熱又加上一把火，於是「安定」不成，風浪却激起了。

由於「五四週」已經給了同學們許多經驗，「五二〇週年紀念大會」也就組織更嚴密，情緒更熱烈，節目更精彩。他們舉行各種座談會，展覽會，晚會，發表宣言，出刊壁報，招待記者，發佈新聞。「中大週報」也擇定這一天創刊。可惜的是天不作美，細雨霏霏，又因爲各校封鎖禮堂，除了幾片濕漉漉的草坪以外沒有可資利用的場地，以致原定二十日的紀念晚會不得不延期，改于二十一日在中大操場舉行，這天天朗氣清，到會學生七千餘人。金大，金女大，藥專、劇專、建國法商學院、丁家橋中大二部以及一些中學同學都遠道趕來參加。會場佈置樸素莊嚴，燈光熒熒，錦旗飄飄，架上汽燈和天上明月交相輝映。大會開始，主席致辭，朗讀宣言之後，就請去年五二〇血案中受傷最重的孫傚滄，趙之巽（女）兩同學講話。繼之則向受傷同學獻花，上海交大代表向大會獻旗，張西曼先生演講，一切都在熱烈的掌聲中順利進行。等遊藝開始，節目進行到「劇聯演出」之活報劇「典型猶在」的時候，會場裏突然捲起了一場風波。

「典型猶在」共分三場。第一場袁世凱聽美國古德諾和日本大使的話準備改制，第二場開始他就披上了龍袍，垂身正笏地坐上金鑾寶殿，口稱「自朕登基以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唯有南方亂黨，破壞軍令政令——」話猶未了，會場西角一片喧嚷，接着就有十數打手闖入人羣，拆電線，拉木架，打演員，撕標語，汽燈鏗瑲碎地，錦旗片片亂飛。衆人猝不及防，不知打手多少，紛紛避走，互相碰撞，秩序一時大亂，幾於無法收拾。幸而皓月當空，大家的情緒轉趨憤激，都自動地挽起臂肘，連成了一重重「血肉長城」。糾察在裏面追奔逐北，結果打手兩名落網。經過主席團的盤問，供認都是中學生，受人主使而來，隨後在一個打手身上又搜出了團證、支票、和「大中學生聯誼會」的圖章。此時羣衆紛紛高呼「打倒特務」，經一致要求，打手一名在火把照耀前簇後擁之下繞場一週。火光之下祇見他默然無語，新聞記者的閃麥拉也祇有使他把頭更低地垂下。後來主席團把兩個人送交校警室，然後又轉送法院訊辦。

晚會在火光中繼續進行，劇專演出了一個活報急就章「公審特務」。隨後大會主席團決痛地宣佈三項臨時決議：一，爲了抗議暴行，二十二日各校罷課一天；二，爲了加強團結，原定二十二日晚在金大舉行的「大團結晚會」照常舉行；三，爲了應付迫害，南京各校立即成立大聯防。三項決議都獲得了熱烈的歡呼，最後一項更達數分鐘之久。

紀念晚會散會後各區同學分頭返校。中大丁家橋二部同學畜牧獸醫系廖昇亞李孝純行經保泰街，突遇不明身份手持木棍之暴徒十餘人包圍狙擊，二人寡不敵衆，就被挾持到鼓樓青年部去。移時金大同學數人路經該部，聽到裏面傳出鞭打哀號之聲，就前往探詢究竟，又有暴徒一湧而出，把前面的孫桂埼靳亮兩同學一下子拖了進去。逃脫的同學趕緊回去報訊，數百同學當即星夜集合，由金大范訓導長率領前往交涉釋放。該部答稱二人已轉送衛戍司令部，並派人陪同前往司令部交涉。彼此相持至清晨五時許，孫靳兩同學才被保出。據他們說，他們並未受到虐待，但中大兩同學曾受嚴刑拷打，如不趕快設法營救，恐有生命之虞。

中大得訊較遲。晨六時許同學多半還在夢中，忽聽過道上人聲雜沓，一陣騷響之後就跟着有人高喊：「有同學被捕，趕快起來營救。」而同時院聯會也發出緊急通告，號召同學於七時四十分集合前往青年部請願。很多同學都爲這突來的消息所震動，爬起牀來顧不得洗臉吃飯就加入了請願的行列。大隊逕向青年部進發，到那裏，該部早已緊閉鐵門。交涉良久，才答應開一個偏門，放五個代表進去。開始找不到人，後來張祕書長接見，說「根本沒有這回事」。不幸一個科長洩露了祕密，承認「確有其事」，而且一個門警還對某報記者說「親眼看見抓來了四個」（該記者還請門警簽字證明）。事實既然無可否認，該部發言人就說因爲晚會「侮辱元首」，「引起同學互毆」，結果就「扭送來部」，但問到「互毆」的另一些「同學」屬於何校，則答以不知道；問到青年部既非司法機關，爲什麼會「扭送」到這裏來，則仍答以不知道，最後則說「已送衛戍司令部法辦」。恰巧這時候中大訓導處吳子我先生也從校內趕來，三大面就會同到衛戍司令部交涉釋放，請願大隊則留在青年部門口等候。同學們於是就唱歌，呼口號，寫標語，貼漫畫，演活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青年部」的招牌也被改成了「中國國民黨中央暴行委員會特務部」。很多市民都駐足而觀，美國新聞處的記者也來攝取鏡頭。

丁家橋中大二部的隊伍唱着歌趕來了，金大的隊伍唱着歌趕來了，金女大的隊伍也唱着歌趕來了。每一次的合流都伴隨着一次熱烈的歡呼。被捕的是丁家橋的同學，他們當然要來；金大被捕的兩個雖然已經釋放，但他們不能忘記兩個尚在羈押之中的弟兄；至於金女大呢，她們帶來了飯、菜，她們的先導是一面橫旗，上面大書「還我人來！」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幅畫面啊！他們是真正地「休戚相關」，真正地「生死與共」；聽吧，他們喊着「團結就是力量」，「中大金大女大是一家」，「南京學生團結萬歲」，「中國學生團結萬歲」，他們喊得是這樣有力，這樣響亮。雖然他們又渴又餓，雖然炎陽當空，街心汽車飛過時挾來的塵土摻和着他們臉上的汗水把他們一個個塗成泥鬼，然而他們始終不疲倦，不畏縮，他們的歌聲一直在此起彼伏，此伏彼起。聽吧，他們現在是這樣唱着：

「不怕熱來不怕餓，
我們一齊來唱歌，
被捕的兄弟放回來，
大家見面笑呵呵。」

就這樣地，他們從早晨八點唱到下午四點。流動糾察不時地往返報告交涉進展的情形，而每一次所帶來的消息都使人更加焦灼。焦灼是真的，然而絕不氣餒。一個同學滿不在乎地說：「怕什麼？不回來，咱們大夥今晚就在這兒睡覺！」

然而「滿不在乎」其實不是辦法。當消息傳來，說被捕同學已經移交「特種刑庭」的時候，怒吼立刻從每個角落裏發出了。主席團宣佈「聯防」成立，並領導宣誓，於是幾千條鐵的臂膀同時高高舉起，面向着「愛護青年」「領導青年」的青年部，大家齊聲發出了鋼鐵般的誓言：

「面對獨裁統治，無理迫害，我們謹以鋼鐵一般的意志，組成南

四川的防務

觀察讀者

（觀察廣元通訊）四川在抗戰期間一向是被認爲安全地帶的。勝利以來，雖然戰火蔓延各地，但四川猶不失爲一個安樂窩。出產既富足，戰爭影響又微小，甚至沒有復員的外鄉人也有「此間樂，不思歸」的感覺了。宜川戰役國軍失利的消息雖然使四川起了一點波動，但在四川人的心裏，却還是頗有隔岸觀火的味道。一般人大概都受了點「劍閣天下險」的薰陶，儘管這時外面風聲緊急，倒也還能關起門來做太平夢。

然而，當共軍連續陷郿縣、扶風、鳳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於四月二十七日攻佔寶雞以後，四川人才大大的驚惶了。有錢的人忙於探問消息，準備逃難，稍微有點資產的更茫然不知所措，而政府也才注意到了川北春荒的嚴重，在共軍的宣傳攻勢之下，可能是四川內部的一大危機。一向在拖延敷衍中作口頭建設的大巴山防務公路也趕緊地計劃起來。於是請中央增兵、東北邊區的縣份實行戒嚴，禁止陝南難民越過廣元等等緊急呼籲與措施都一一執行了。東一個通電、西一個會，鬧得烏煙瘴氣，民心惶惶，直到寶雞又收復以後才慢慢緩和下來。而關於四川邊境設防的問題，政府却再也不敢玩忽了。

四川的防務，的確空虛。儘管好久以前李先念的部隊就一直潛伏在川邊，但因爲李部的實力較小，四川當局未予重視，而且倒利用這一事實發了一筆大財。早在鄧錫侯主席任內，四川省政府就曾經以大巴山防務爲名義，經過一個整月的醞釀和籌備，於三月十五日成立了一個戡亂建國動員委會的機構來執行，當時提出來的中心工作便是動員人民戡亂和修建成巴公路(成都到巴中)達廣公路(達縣到廣元)，以便作防務上的運輸之用。這個會的組成份子有政府、議會、黨部和社會聞人幾方面，而其經費則由中央歸還四川糧民的穀款內開支，每月大約要十億元。戡建會四月一日正式辦公，決定由省方自行負責修建的成巴路則早已進行。然而這一消息公佈後，各方面却都大爲不滿，認爲穀款應歸還糧民，省參會中途截留以來，已經有不少舞弊的情勢發生，穀款實際已經爲幾個有力的人瓜分了，戡建會不過是一個分贓以後假借名義的報銷機關而已。省府對這種責難感到十分棘手，最後終於減少戡建會的經費爲每月一億元，就這樣馬馬虎虎不了了之，而鄧錫侯也就在這時候去職了。

新主席王陵基到任以後，對外發表的施政方針，主要便是要「安民於川內，剿匪於川外」，而其詳細辦法則爲平定米價及完成早在修建的成巴公路和增派守兵等等。當時駐守大巴山川北一帶的是羅廣文的第四兵團和方靖的整編七十九師，此外還有川軍黃隱部隊和一部保安團隊。嚴格說起來，這些隊伍的實力實在是成問題的，不僅不能和宜川戰死的劉戡部相比，和普通的保安團隊相較也好不了多少。但幸得當時陝南還很安謐，王陵基除開一面電請中央增兵而外，一面却把全付心力放在平抑糧價和四九血案以後的各項問題上。由於王氏在江西的大刀闊斧的作風，成都米價當時曾經由五百萬下跌到三百五十萬一石，存觀望之心的囤戶都大有戒心。然而日子一久，囤積者始終不見王陵基有任何硬幹舉措，便又由試探性的囤漲而索性大漲狂漲起來。四月二十七日寶雞失守以後，漲勢更猛，王陵基採取的對策是集中省糧冲銷，對囤糧大戶依然和前任一樣溫和有禮，於是米價便一昇再昇，直到七百五十萬一石還有繼續飛躍的樣子，王氏宣稱的借人頭平米價，被譏諷爲符合「雷聲大，雨點小」的官場公例了。

寶雞既失，四川情勢突然緊張，同時豫西戰場又節節失利，更增加四川的威脅。正在政府人民都感到措手不及的時候，戡建會的委員們忽然於五月八日提出總辭職了，理由是每月經費政府并未兌現，而重慶行轅却又時時在催報工作進行情況，困難重重，無法繼續。到省府婉言慰留時，才發覺這中間的眞正原因是巴山公路根本沒有修建，已經修建中的成巴公路也因偷工減料而不合實際需用，委員們之所以要辭職，主要便是怕共軍萬一要侵川，防務公路無法暢通的責任負不起，因此便預先辭職溜之大吉。這一事實省府方面當然也知道，但此時已掩蓋不了，於是便故作驚惶，趕緊派員復査達廣路，整修成巴路，一面又電中央訴苦要錢，而對四川省內的一切設施也就像煞有介事的忙亂起來了。這時期寶雞失而復得，得而又失的謠言一日數起，人心浮動，直到寶雞共軍撤退證實後才告平靜。

經過此一突轉後，四川省府想到了要擴充兵力，羅廣文的第四兵團很受了不小損失，退到川北整編，川北的防務也就更加空虛了，於是四川省府請求中央准許在鹽稅上每擔附加十萬元，用這筆錢增編原有保安隊至十六個團，同時便在各縣抽拉壯丁，徵集軍糧。但請加鹽稅的呈文經財部拒絕，鹽稅依然開徵了，增編保安隊的事却毫無端倪，而各縣黑夜估拉壯丁，以致鬧得來販賣人口，斷脖跳崖的慘劇時有所聞。另一面，逃難到廣元的高等難民又安安心心的在爲寶雞名坤伶新麗秋的盤絲洞大喝共彩。

近來豫西戰場格外緊張，共軍陷鎮平、內鄉、淅川、陝州後，戰爭逐漸南移，西峽口也入混戰狀態，配合這一行動，鄂北的共軍也在進攻光化和老河口。陝南的共軍雖然自寶雞撤出，但得到物資是很可觀的，而且目前還盤據在陝南，將來三路窺川，四川目前這種情況是否能夠防禦實在是個大疑問。四川省府也知道這種情形，一剿匪於川外」的話已無法實現，陝川聯防也還無具體結果，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求中央派兵。

根據近日報紙記載，中央決定增兵三師防守川邊。鄧錫侯將東山再起，出任川陝鄂邊區綏署主任的傳說流傳市面，而三師兵力能夠固守長達數千里的大巴山？鄧錫侯是否可算作一張王牌？加以內部紊亂，毛病叢生，四川人的心裏早已有一種陰影了。雖然官方的報紙盡量的在渲染共軍的暴行是如何殘酷，成都市面却流傳着另一種看法，這未始不是心理上的一種轉變。假如物價的漲跌可以指出戰局的張弛，則目前米價高揚至七百五十萬一石而且扶搖直上，金銀均相繼上昇至六億及四億以外，配合旺蒼一帶的趕築碉堡來看，四川的安樂太平恐怕不會再維持好久了。

京學生反迫害大聯防。任何一校一人遭受任何迫害，我們誓與共患難，同生死，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讀誓。一

後來主席團終于宣佈，兩位同學已經釋出，馬上就要來了。這一宣佈使大家提起脚跟伸長脖子看了十幾分鐘，突然掌聲山崩似的裂開了。歡聲雷動中兩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兄弟被擁上講台了。這誠然是一個狂歡的重聚，然而大家並沒有如那首歌所預期的「笑呵呵」；相反地，很多人都哭了。兩個重見天日的囚徒顯然也爲這偉大的場面所感動了，感動得說不出一句話來。他們的蒼白的爲痛苦所扭曲的臉彷彿深僵在那裏，祇有兩片下唇在不自主地抽搐着……

人來了，大家要回去了，大隊開始動起來。女大先導，金大居中，中大殿後，一道巨川順着長街向前流動。市民佇立道旁，文具店裏還捐出粉筆讓同學們寫標語。他們寫了，也叫了：「市民學生是一家」！到了珠江路口，去年五二〇流血的地方，大隊停下來默念三分鐘，然後齊聲高呼「索還五二〇血債！」許多去年的標語被塗去的地方

四川省委的分析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

一年以前，記者曾報導分析過鄧錫侯的四川省務會議的組織，指出那是官僚政客的集團，將不會收到善果。果然，那難產的主席，一年後受到他們的牽累，一敗塗地的垮了台。今天王陵基出長川政，他本人的任命可說是破天荒的快捷，但省委却相當難產，已詳記者本刊上次通信（見上期本刊）。現在，省委的難題總算解決了，記者欲再來加以分析一下。一年前，鄧氏上台之時，全省的輿論對他都表示好感，以爲鄧之繼張，一面可繼其遺緒，一面又不會像張羣那樣中央地方兩相牽絆，一切應當可收較好的效果。結果和輿論的期望相反。所以如此的原因，不外乎兩點！第一，鄧氏不能權衡輕重，在治亂之間不能應機毅，也不能去一個「私」字；有人說他兒子囤米，他不把它看作一件與他的政治生命有密切關係的事。有人說他的僚屬貪污無能，他不去注意探察，他甚至把他主持的成華大學與省府混爲一體，一個私立大學的學生向董事長要求增加經常費，竟搬到省府中去住宿若干天，弄得省委們不敢到省府（鄧氏爲成華大學董事長）。第二，鄧氏的僚屬對他不忠實，只顧自己如何去獵取利益。因此，在王陵基登台之時，全部輿論都作有條件的有保留的期望與擁護，有很多大報甚而從反面立論，指出很多鄧省政權的缺點來，問王氏能不能免除。關於王氏施政方面，現在還不到批評的時期，所以我們只分析他的省務會議的省委人選。

現在這一個四川省務會議是復興社與政學系的天下，前者勢力大增，後者稍稍下落一點。這次省委的難產是由於CC之不欲陳開泗離開民政廳長，結果一度鬥法之後，王陵基全勝，CC遂僅有的一席也丟了。

王陵基雖非復興嫡系，但是他與復興有聯繫，是早已聞於人言的。在四川省政局中，他不是一個陌生人物。他曾當過劉湘部的師長十多年，四川統一後，他任劉湘主席的川省府委員兼保安處長。從前在川只有軍功可言，但以殘酷見稱，故有「殺人不眨眼的王靈官」的綽號。爲了殺共產黨，不惜在重慶演三三一慘案，把大中學生集在一起開機槍掃射殺死。他的政績是在江西表現的，大抵作風與陳誠差不多，主要的是懲治貪污，而且能打打老虎。今日四川正有不少的米老虎蠅老虎待打，就看他有沒有繼續打老虎的勇氣與決心。

王氏帶來的新人有三個。一是民政廳長宋相成，此人川人不大熟稔，只知他是軍人，抗戰時，作過王氏的參謀長，後來任省委兼保安副司令及兼秘書長，看履歷可算文武全才。一是財政廳長任望南，在政治圈內是陌生的，在金融方面，他却有點名氣，他是民生公司的董事，作過聚興誠銀行的經理，也是一位文武全才。另一是省委吳蘊楠，吳氏爲川中金融界鉅子，川中金融界本分渝蓉川南自內諸幫，吳氏爲好好先生，故各幫皆能取好。再加上省府顧問劉航琛，可見王氏是在乞靈於金融界，尤其看重重慶幫（劉吳任都是重慶銀行界的）。這與鄧氏之官僚內閣大異其趣。可以看出王氏是趨新，鄧氏在守舊，由下面所保留的人選，新更的人選，更可看出。

此外關於復興的還有蟬聯的教育廳長任覺五，保安處長（保安副司令）王元輝。任覺五長教廳尙屬平穩，尙能不爲「私」字所囿，若干前任所委校長中的廉能的，尙能保全。由此次更迭，宋相成之突代王元輝，亦可看出王陵基與復興有關，而復興爲此屆省務會議之基幹。另一尙未揭曉的，即傳說復興社十三太保的曾擴情，將代黃季陸主國民黨川省黨部而兼省政府委員。現在曾氏新職之遲遲未發表係由於國民黨黨內的糾紛。黃季陸爲桂系黨員，此次又代李宗仁拉票，所以在國大選副總統前夕，奉命返蓉調解已近尾聲的學潮。當其未去職時，省黨部內有人想打倒他，既傳出黃氏在京辭職之訊，省黨部並無反應，一至曾擴情繼任的消息傳出，省黨部委員一再的反對。考其原因，黃氏之去職已成必然，尤以李宗仁當選爲尤然。但省黨部現任委員中想得此位大有人在，再加以要一個愛硬幹而不徇情的人來指揮他們，自然要表反對了。

從十五年前楊永泰到四川後，川省政就一部份落入政學系手中，以後逐漸加強其勢力，以迄張羣鄧錫侯相繼主川而達極點。但是自己弄糟了，換來王陵基，不得不委曲求全，讓出一個寶座來。王氏自然也無法太逼迫他們，就在南京同張羣商得一個平分春色的方案。鄧漢祥讓出秘書長職位與同來的孟廣澎，退作省委，孟氏與李伯申爲張羣時代秘書處的兩員大將，孟任主任秘書。孟之爲人精悍專橫，在鄧錫侯代主席時，他與李伯申發生摩擦，去了職，至鄧氏下台前曾一度謠傳孟當代鄧漢祥作秘書長。王氏上台時一般皆以爲此職將由任望南作，可是王到任時却挽留鄧漢祥，此一着當是與張羣商定的，鄧氏不允蟬聯，乃爆出冷門，由孟氏代替了。四川歷任各廳處長中，政績表現最佳者莫過何北衡，此一屆省務會議以何氏掛第二牌，他是政學系要角，又是老二十一軍系統下的人，所以在省政更迭期中最爲活躍。

民靑兩黨除靑年黨的劉泗英蟬聯省委外，加上了一位新任的民社黨四川省黨部主委張凌高作省委。劉氏實際從未到職，而在南京代理經濟部的次長同紗管會主委，由其在那方面的作爲看，可知尙是一個省委人才。張氏爲美國留學生，曾任華西大學校長二十年，此次爲初次涉足政治舞台。此人處理事務非常靈活，一切事情均能應付裕如，與何北衡的作風相同。

此外省委尙有多人皆係舊任，這一般人將來在省政方面，不會生多大影響，故皆從略。我們可預知的，將來最具決定力量當是王宋任三人，有很大左右力的當，何北衡劉航琛兩位，能以少數影響多數的，自然是張凌高同劉泗英。孟廣澎必埋頭苦幹，以保持他的倖得之位，同時也無力與宋任抗衡。就全局觀之，王氏的省局比鄧氏要好得多，健全得多。但是作爲如何，就難說了，不過要硬幹一下却是必然的。

又出現了同樣的標語。

經過成賢街教育部，隊伍回到了中大。街上貼着，地上也鋪着墨跡未乾的大幅標語：「慶賀正義的勝利！」「歡迎凱旋的行列！」走到校內，出乎意外的，封閉了半年多的大禮堂忽然打開了，大家在歡呼聲中魚貫而入，就座之後由主席團報告交涉經過，繼由被捕同學報告被捕竟獄經過。報告的兩個同學都已疲倦不堪，所以言辭甚爲簡短。中大被捕同學開頭就說：「感慨萬千，萬萬千，我們從心裏感謝大家。」金大被捕同學強調團結的重要，說在司令部裏聽到遠處街上「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心裏就油然生出一個希望，知道大家並沒有忘掉或遺棄他們。最後中大訓導處吳先生簡短致辭，主席介紹時說這次營救被捕同學，沙訓導長和吳先生幫忙很大，大家非常感謝，希望學校當局和同學對立的局面從此打開，同學們願意接受師長的指導。同學對此也報以熱烈的歡呼。

「五二〇史料展覽會」想借金大教室作爲會場而被校方拒絕。理由是「五二〇根本不是歷史」。歷史的日子紙有在歷史裏才能看出。看過去，看現在，看來，誰能說「五二〇」不是一個歷史的日子？

二十二日夜

詩家妙處

徐中玉

一

詩家妙處在自然，我們正可以謝靈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兩句詩爲例。凡是讀過點舊書的人，都能知道這兩句一向是被稱作極好的詩，雖然未必個個能明瞭它的好處。惟其不明瞭，而又不甘隨聲附和，所以也有人提出了異議。例如宋代惠洪「冷齋夜話」（卷三）裏就有一節提到：

舒公云：「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謂有神助，其妙意不可以言傳。而古今文士多從而稱之，謂之確論。獨李元膺曰：「予反覆觀此句，未有過人處，不知舒公何從見其妙」。蓋古今佳句，在此一聯之上者尚多。

這裏不必比較池塘這一聯在古今佳句中的地位，但李元膺沒有能明瞭這一聯詩的好處，是事實。他爲什麼不能明瞭，而且這一聯詩的好處究在那裏呢？「石林詩話」（卷中）裏有一節解答說：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品」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

又「王直方詩話」引田承君的解釋道：

「池塘生春草」，蓋是病起忽然見此，爲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爲貴。

葉、田兩人的解釋我以爲很中肯要。病起忽然見此，生生之意，情景諧會，欣快流溢，而了無雕鐫之迹。這一聯詩的工妙正應從這種能在平淡的描寫中達到情景交融，而又在情景交融的描寫中能夠影現出生命之深永的樂趣——之處去明瞭，而不應從文字表面的修壁或奇怪去追索。這樣一種了悟，或說是默契，雖不是常情所能到的，但決非出於矯揉造作。詩人能寫出這一種自然出之於人，却又並非人人能到的深遠之情，所以他的作品就能夠成爲提高一般人的東西。「自然」是「工妙」的基礎條件，「自然」而又深遠，就是「工妙」的惟一保證。

其實嚴格說來，「自然」而有「深遠的自然」，則必須到達「自然的深遠」之後始能承認是眞正的自然，亦就是說，「自然之至」的才是眞正的自然。又其實「自然的東西無不深遠，所以顯得不深遠者，不過是識照之陋，見得淺近而已。得其淺近而不得其深遠，可以無害於世人，充其量能夠寫出中等的作品；若要有巨大的成就，則畢竟非苦搏鬥到那至深至遠的東西不可。

二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又有一節說：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的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着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矣。

這裏舉出來的例證大體適切，但解說頗有問題。細雨微風兩句亦在「用巧」之數，這難道是眞的麼？但若不是在「用巧」，則何以能使人有「用巧」之感？其天然工妙處究竟何在？我以爲老杜這兩句決不能說在「用巧」，因爲如在「用巧」，便無論如何難免有刻削之痕，而這兩句確實可說沒有。沒有「用巧」而讀的人却起了「用巧」之感，這不是作者的過錯，而是由於讀者的錯覺，他們把凡是精微細膩的描寫都一概派作「用巧」的結果了。殊不知對於能夠並且習慣於縝密尖銳，精微細膩的體察的作者，作這樣的描寫實際是很輕易的事，並用不着一定要在文字上去做苦苦的刻削。惟其因爲過去的人大多數只知道在文字上去追求精微細膩的描寫，所以許多讀者就會有這樣的錯覺；又惟其因爲這樣的追求決不能眞正達到精微細膩的境界，所以他們對於能夠達此境界的就驚嘆爲「巧」極了。如果「巧」就是「妙」的話，那麼他們的錯誤就在沒有認識清楚「妙」的眞正來源究在那裏。老杜這兩句本就沒有用巧，當然就不會有刻削之痕。然則妙處又從何而來呢？說穿了，只是「自然」而已。宇宙中原有「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這等景物，老杜不過是體察到了別人所沒有體察的，領會到了別人所沒有領會的這等景物，以及把對於這等景物能夠發生的情趣，表現了出來而已。把這所表現了出來的，說它是「工」也好，「巧」也好，本質上却只是「自然」，只是「眞實」。如果不是自然，便不會眞實，因而決不會巧妙。「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裝飾是裝飾了，妙於何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古人說「工」字多有不當，常常解釋成了「工整」之「工」，這和許多詩人的實際作法極有關係。因爲他們之求「工」，原不過只想達到整齊、對仗、堂皇、鏗鏘的境域。而眞正的「工」，它的目標則決不是一種形式上的追求，而是要達到與「自然」與「眞實」的諧和一致。所謂「作詩甚工」這一類的話，應該只是表明這種意思。就是詩人所以能達到這樣的高度，這樣地切合自然與眞實，他曾獻了絕大的努力，曾經極苦的追求。「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若不是觀察有素，而要你卽時去想出這一種光景，眞談何容易。穿字點字，以爲硬是「用巧」出來的人大錯了。

三

黃山谷曾說：「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庭，怨詈集於道，怒鄰罵座之所爲也」。強諫怨詈，怒鄰罵座，也可以出之性情的自然，非必故意做作，爲什麼這樣的性情便不許入詩，甚至還不被當作一種性情看待？無它，出之於封建時代胆怯的士大夫之口，就只好抱着這種溫柔敦厚的態度，沒有多大理由可講。在各種實力支配之下，被支配者就是於已不利吧，也還要在不知不覺間服膺着這麼一種看法的。

因爲各人的生活不同，所以各有一種性情的自然。同是出之自然，却可以各走極端，互成敵對。被支配者如果敢說敢怒敢罵，儘管出之自然，在支配者方面決不會有好感，因爲他們怒罵的對象便是自已。反之，被支配者也難免要對支配者們吃飽了以後所幹的風花雪月勾當，或者擲過來的揶揄、嘲弄、壓迫、發生反感。（下接十九頁）

觀察文摘

告知識份子

原作者：張東蓀

原刊處：「展望」二卷四期

近幾個月來，平津寧滬以及其他各地的知識份子，普遍地恐慌起來了。有人這樣告訴我，我又向各方查看一下，確是如此。這個現象使我非常奇怪。按理我以爲知識份子不應該恐慌，卽是用不着恐慌。

現在卻是他們竟大起了恐慌，於是我們不能不分析其原因。我承認知識份子多少都是有正義感的，不過各人在程度上有些高下而已。但其正義感往往是在本身利害較遠的時候乃發出來，卽愈是與本身較少直接利害關係愈能發出正義感，一旦變得利害迫近於己身，則其正義感便會變了顏色。這不僅知識份子爲然，任何人亦都是如此。因此我推想在政協的時期，知識份子，除了極少數外，大概都是贊成的，因爲和平一成，各人的出路自然會廣闊起來。又記得抗戰第二年，彼時南京已陷敵手，我到桂林遇着白鵬飛先生，他在那時是廣西大學校長，對我說：我們這些文化人正好像魚一樣，現在卻是池子小起來，都擠在一處。平心而論，中國這樣大的一個疆域，無論在教育方面，抑在其他文化方面，苟能分配到各地，恐怕現有的這一些知識份子未嘗不可人盡其才，或許人數還不夠用，亦未可知，那裏會有恐慌呢？可見今天恐慌的來源並不僅在於預料將來會有一個社會翻身，而引起憂慮，而同時卻亦在於當下的情形確是把各人的崗位擠得不安了，這乃是出於戰爭之賜。

一個人而能成爲知識份子，必須要靠一個條件，就是「閑暇」。社會學家告訴我們：人類是有所謂原始的貧乏，就因爲這個原始貧乏乃把人類的原始閑暇打破了。人類爲了生存的逼迫，沒有閑暇，閑暇是社會進化有了分工以後的產物。所以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有閑暇的人就是有財產的人，必靠財產方可不直接勞動，不直接勞動乃有閑暇，有閑暇方可有機會以從事於知識的取得與進展。因此知識份子在其經濟背境上便與有產階級相連，這原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於是我們分知識份子爲兩大類：一類是靠薪水爲生；另一類不然。在後一類中亦不定都是壞人。如英國的 H. Cavendish（1731—1810）一生躲在實驗室中，在化學上建立奇功，卻就是因爲他家財甚富，可以不必去謀事，並還可自己費錢來做實驗。

這只是一個特別的例，不足以概其餘。而在中國，尤其沒有這樣的人。所以我們大概可說後一類人在道理上應該是有問題的。

不過像中國目前的情形，因戰爭而濫發紙幣，不曾把經濟重新分配一下。原有的富人都變了窮人，只有與豪門官僚資本有關的纔站得住。在這個情形之下，後一類人幾乎變爲極少數。這少數的人，如果其知識是價眞貨實，當然一轉卽變爲薪水階級的人，毫無問題。

我嘗說，一個人在社會有兩標準以定其做人的途徑，姑拿各盡所能與各取所需來作比喻，卽可表明此理。各盡所能是說其向貢獻一方面來發揮；各取所需是說其有基底的要求，基底的要求就是衣食住等等。如果是以自己的勞力換取這些生活上的要求，不問勞力是屬於身手，抑屬於腦筋，只要大體相稱，便可立於天地間內，無愧於心。所以凡是靠薪水爲生的知識份子，只須其工作滿意，其生活旣是不由於剝削，則無論社會如何變化，實在無恐慌的必要。

如果有人以爲將來社會大大變化了，便使有些知識變爲無用，而靠此種知識爲生的人卽失去其薪水地位，我以爲這個顧慮亦不見得正確。姑以學死言語的爲例。如治拉丁文、希臘文、梵文的人，苟其將來還要全部文化，則這種人仍有其用處。這個問題只在將來的社會是否須有一個全盤計劃。如果社會含有計劃性，則教育不能不有計劃，在計劃之下某一種知識的教員需要若干人，將來要造就的學生若干人，都得在計劃中釐定之。所以不是治拉丁文、希臘文、梵文的人全無用處，乃是不可有大批人專從事於這種無用處的研究。

當知今天中國的問題所以致使知識份子不安，只是由於在經濟分配上，直接生產者反弄得窮困到無法維持生活。這是最不公平，最違反人道的。今後必須使直接生產者提高其生活水準，使其能過「人的生活」，卻並不需要因此反把一切非直接生產者都打倒。因爲社會本是一個異質結合，各種不同的職能都得要。知識份子固不是直接生產者，但亦未嘗沒有在社會總體中所應盡的職能。倘能盡其職能，卽應得有生存的權利，至於將來爲了全國增產的要求，而必須全體人民實行消費節約，知識份子應該比現在的生活更降低，這是應該的，大家得準備接受。知識份子如有自信，不應怕打倒，且亦決不會被打倒。

這個問題只在知識份子自己是否有信心。第一要檢查自己生活基礎，倘使不建築在他人的剩餘價值之上，一切全無問題。著者沒有一畝田，一間屋，一張股票，所以常常對於論壇上的左派提出異議；第二，要看對於將來的變化是否相信道理。如果以爲有一個道理，使將來的變化不得不依着以進，則在這個道理上，社會變爲合理的，我個人在此合理中生存得更有意義。倘使以爲將來可能變到壞，變到不合理，則凡不合理必定變不成功，誰要成功誰必合理，旣不會成功又有甚麼可怕呢！著者在國民黨北伐時代卽恃此態度，當時卽以爲國民黨如要成功，我們不會沒有對國家貢獻的機會，如其不然，決不會成功；現在國民黨果有今日，遂使我對於道理的信心更爲堅定。

（上接十八頁）

然則我們同情的，要寫的，主要應是那一種自然的情意呢？在兩者之閒，顯然無法長守中立，必須要捨棄一種而擺往別一種。也就是說：光是自然還不夠，要寫出或批評一個好作品，在自然之外還應附以條件。例如朱悔庵說：

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國史補」稱韋爲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開閣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

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歐公所以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之中自有意思。

淵明蘇州聖俞都是名家，所作也出於自然，但在今日看來，他們那種平淡枯槁的情意，是否仍能給予與過去一般崇高的評價呢？

當然不能夠，因爲今日的時代已經不同，批評的標準也已更合理了。他們三家的情意，大體而論，總不能否認是太消極，太頹衰，缺乏作爲的勇氣。這在一切都要求革新創造發展的今日，顯然是不適合於現代的要求的。因爲它在客觀上會造成有利於支配者繼續其不合理的支配的局面。雖然他們的作品從另一方面說也不致因此就完全要失了價値。

世界要翻身，民衆的力量正在以至無限止地增大，所以詩人們總該信抑着非表現着那大多數被支配者們的那種親切自然的情意，是毫無疑問的。這種情意的特質便是新鮮的，勇敢的，革命的，進步的。詩歌必須要把握到了這樣一種特質纔能獲得它的生命。單是自然，如果不附以這樣的條件，是仍無法保證作品有巨大的價値的。

觀察叢書·已出六種

唯物史觀精義（新出）

吳恩裕著　（定價八元）

本書著者吳恩裕先生從當代政治學權威拉斯基教授治學多年，對於馬克斯的學說尤有獨到的研究。本書係應本社之請而寫，根據馬克斯的學說，對唯物史觀的各種基本觀念，加以推論闡釋。全書共分六章，分論唯物史觀的基本涵義，唯物史觀的政治論、道德論、人性論、以及唯物史觀的計劃社會論和永久和平論。全書行文，力求通俗，而解釋則務求正確深入。無論是研究理論或關心世局的人，均應購讀。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新出）

吳世昌著　（定價十元）

本書收集吳世昌先生年來所寫的十幾篇有關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的論文，論思想的復員問題，中國的青年運動問題，文化與現代化問題，文化與民主政治問題，教育政策、重點教育、以及留學政策問題，學術道德問題，現代國家道德基礎問題，以及一般關於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的問題。著者以現代進步的眼光，討論與國家根本有關的許多文化問題。

論雅俗共賞（新出）

朱自清著　（定價十二元）

本書收集朱自清先生最近所寫的關於文藝批評的十幾篇論文。從論雅俗共賞開始，接着論百讀不厭，逼真如畫，書生的酸氣，站在現代的立場上分析傳統的批評用語。接着論朗誦詩，美國的朗誦詩，常識的詩，詩與話，是解釋詩介紹詩。最後論魯迅先生的雜感和聞一多先生怎樣走着中國文學的路。每篇議論，都極深刻，而文筆樸素，風格沖淡，是一冊最通達的文藝論文集。

購書說明

一、各書照定價一萬二千倍計算。
二、售價如有變動，以款到時本社門市定價為準。
三、郵掛及包紮費，每書收二萬二千元。
四、同業批售，七折優待，郵費外加，款到發書。
五、「觀察」定戶購買，八折優待，但請註明定單號碼。

政學罪言

潘光旦著　（定價二十六元）

本書收集潘光旦先生所作重要論文二十餘篇，分為思想、教育、政治三個部分。本書觸及的範圍甚廣，而議論觀點則前後一致。社會上多少紛爭，都起因於各人看法不同，著者認為：假如我們能力求客觀，排除偏見，自易達到合作和一的境界。全書經著者詳為校訂，增補註解，凡十七萬言，是今日最有價值的一本政治教育讀物。

鄉土中國（再版）

費孝通著　（定價十二元）

本書初版三千冊，未及一月，即已售罄。再版本現已出書。本書是一個對鄉土性的中國社會的分析。中國正從這鄉土性的文化向着現代化的方向蛻變。每個人都在遭遇這蛻變過程中的磨難。如果要想減輕一點代價，祇有從瞭解我們背負着的傳統入手，去計劃我們蛻變的合理過程。著者用社會學的方法，說明我們鄉土社會基層的結構及其生活方式。這是一種自覺，從自覺裏才看到我們的出路。

英人法人中國人（再版本）（已付印）

儲安平著　（定價十二元）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英國這個國家了不得？這就得先瞭解英國人的性格。本書的重心在分析英國人的性格，並與法國人西班牙人的性格比較，最後涉及中國。中英兩國人民的性格，他們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無相同相似之處？多年以來，英國為一強國而中國為一弱國，一強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本書最大的興趣在解答這個問題，並引起讀者的深思。初版三千冊即將售罄，再版本業已付印。

下期本刊

第二批觀察叢書的預約日期及預約價目，在下期本刊公告，謹請注意。

觀察社發行·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二七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590027
電話 (02)62432